

250.53
136
13

義寧州志

二十八卷
藝文志
國朝記

冊三十

義寧州志卷第二十八

藝文記

國朝

巡道安公德政碑記

知州毛斌然

有命世才出措國家於磐石之安登斯民於衽席之上入
叅廟謨出總師干裕如也而其經濟謀猷隨所用而效治
一邑可也司一郡可也即以之宰天下無不可也如駐劄
分寧巡道安公者殆其人歟公名世鼎遼東廣寧衛人以
明經起家初令山西保德地以荏符寢熾民無寧止公於
疲黎則良術以字之於臬鴟則譚笑而殲之一時保德易
為樂郊士民復業茂績上聞晉秩江西巡憲歷事南瑞興
通崇瀏咸平等地惟寧駐鎮稱重公自順治五年蒞寧治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四百五十五

巡六載要以清慎自矢愛養斯民為亟亟蓋公仁心為質
故也豫章衝繁變逆甫定時廣師上下致苦民艱滋甚公
策區造矛船接濟軍需務令民艱疏困商賈得以大通豫
章東屬其盜黨兇窟焚殺掠財指不勝屈公嚴飭保甲密
騎戢勦四境得免騷動而民恃以無恐即寧土彈丸以闢
躡遺黎凋瘵難瘳之際公疏請蠲荒遍施逃亡之澤洪水
淹害詳頒軫恤之仁當大湖山蕭寇嘯聚公設奇制勝直
擣殲滅寧民安堵無驚維時黉宮茂草絃誦幾廢公敬教
勸學身先課督如葺啟聖祠南崖補裂秀水濬渠舉凡攸
關文風者捐資培植其甄陶德造之念誠有加無已至修
營房而兵民各得其所釐奸宄而士庶羣利其休種種鴻
施未易更僕數也今日者西巡留甘棠之愛歌之如名伯

者有焉北上升司馬之座思之如衮衣者有焉而且耕夫
頌於田織婦嘆於機士服其教稱於庠商戴其恩謳於市
皆曰仁人也不可失也此寧之民所繇惓惓不能忘而丐
余記之以示千古之尸祝者也夫向為碑於峴山者襄人
具懷五年之暹澤乃今碑於修水者寧民實誌六載之深
仁詎敢曰安公於峴山之叔子而有重光耶謹書其事俾
勒石以詒來者

州刺史任公德政碑記

中書舍人夏以鋒

任公治寧之明年適滇黔閩粵巴蜀多故

朝廷選將厲兵戎馬絡繹三年用征鬼方師旅往來舟車賫
送應接不暇且草澤竊發軍興不時致督府總憲大臣憂
分於屬吏檄馳疆邑當此手縮銅墨汲汲為民保離散杜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二 五百

窺伺捍禦不遑誰能先民憂而憂後民樂而樂有如我江
右分寧州刺史任公之德政可以著甲令懸國門為二千
石循良法也

帝嘉乃績晉秩道憲分寧士民未去而懷將去之思有東人
衮衣之賦相與礮石於庭造予乞言以志不謏俾後之士
庶攷公治狀奕世而動名伯甘棠之慕予聞而嘆曰上有
美政而民不能忘古今同揆也聞公祖之視事黃堂也寧
民巧於抱牘吝於輸誠兩造之情預投於宿胥交相伺亦
交相遁致肺石多蠱公案牒甫呈兩造什襲以單詞直領
發於書胥而勾攝無由對簿虞芮直者得理不直者服義
分寧四歲無冤獄此政之德一也寧介楚尾楚亂而寧亦
亂綠林狂穉奢冀非望假竊官秩鏤寸符剪尺帛以熒愚

者使庸夫豎子人人自以為乘軒納叛招亡嘯聚攻城公復危於安增築城堡翼古艾之寶牒壯細柳之金湯致戍兵不添而城易守暴客却步而民亦安識者瞻望以為神軍非公有猷有為烏能坐擁吳頭而鎮楚尾此政之德一也寧里八十有七為寇盤踞之地東接新吳西抵星沙三百餘里之租庸悉為寇糧公繪圖削牘為民告哀有主無主之別分若町畦減丁減地之恩沾及士庶致鴻雁中集而無土去徵稅之擾此政之德一也聞寧俗不美以睚眦之隙罵詈相詆或格鬪負者輒服毒草吞砒石溺縊輕生珥筆教訟者以人命相訐戚族或藉以填命搶掠訟獄繁興莫此為甚公下車甫懲惡俗遍諭鄉坊通詳上憲禁革輕生分寧服教畏神凜不敢犯此政之德一也江右以西

六屬統名海昏自寇氛未靖水無舟楫陸有烽烟寧之士子科歲兩試未入章城部限既違學憲亦難為諱公以津路雲封之苦委曲詳請封題代試解卷報部上循憲典下保功名寧之士子沐其膏澤不啻飲之食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此政之德一也今乃士安於讀農安於耕寇攘於外武備於內似亦漸寧矣公仍出不乘輿暑不張蓋卧不安枕其蚤作晏罷未雨綢繆心為瘁矣誠先民憂而憂無已時也其後民樂而樂或待事平之日乎凡此舉其大者書以紀之若散績碎金美不勝書鄉校讜論自有口碑報政宦蹟別附州志公名暄敵號美君河南汝寧息縣人乙未進士政成而公之德在修江修江之士民戴其德政不知其盡也因并記之

上諭亭記

知州張耀會

寧州之建

上諭亭乃州牧僚佐暨師儒耆庶慶祝

龍光朔望宣講

聖諭之所先是歲朝月吉惟就僧寺行禮懸布

綸音亦弗擇地欽惟我

皇上建中立極錫福敷言臨御一十三年

詔制二十四部在四海臣工固得仰窺

奎壁鴻文而芸窓蔀屋之下竊恐未得人人瞻仰歲在乙卯

大方伯刁公廉鎮凌公觀察蔣公議於會城特建

黃亭敷布

綸綽使橫經負耒及賈販漁樵之屬無不共聆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四百

天語漸摩仁義以臻郵隆之治大中丞常公可其請隨屬南

昌郡伯高公敬謹經營以為七十五城之倡寧叨首治雖

為豫章僻壤而實西南一大屏蔽也耀會仰承德意何敢

或後於是蠲吉卜地於青雲門內古放生池北一應杉梓

之材則購之於市瓦甍之類則成之於陶工師匠作負荷

畚鍤之役搏節養廉之資踴躍從事落成之日率同文武

寮案拜舞階墀恭奉

萬歲龍座懸掛

寶訓正如日月經天江河行地發明綱常節義之大經不出

子臣弟友之恒性臣庶心神共增警惕智愚耳目悉緝光

明耀曾束髮受書讀易至姤之象曰風行天上后以施命

誥四方至巽則曰申命行事迺今而知

王言之布於天下有如風行海甸納俗壽寓趨民福林而東西南朔無遠弗屆也夫堂陛九重

君門萬里凡雕題鏤齒之倫板屋旃裘之域箕畢之異其好梯航之殊其風藉非

綸音溥渙雖責長吏日進顓蒙而為家喻戶曉也日亦不足矣由此而知方伯諸臺握風紀之源得致治之要而提撕羣吏變化民俗有甚神也是役也經始於乙卯之孟秋告竣於季秋之杪為庭者二庭各五楹為闕門三耳門二限於基址也後庭設門八扇前庭虛廠以懸

聖

諭法於會城也繚以垣墉堊以丹雘不事雕刻崇樸素也泮池環繞其右廣教澤也隍祠拱衛其隅昭呵護也南面羣峯疊翠若鹵簿之陳於庭若干羽之舞於陛高者若環拱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五

四百九十

而來朝卑者若俯伏而羅拜蓋儼然向離出治無不油然而肅然各自生其愛敬也由遠而望則鳥革翬飛穹窿於九衢之上隱現於青雲之表則又巍然居重而馭輕也猗歟休哉直與山河同其永固以保乂我黎民於億萬斯年也耀曾得與於盛舉有不勝舞蹈而欣幸者矣謹述構亭之本末壽之貞珉爰稽首而為之銘曰維天有文雲漢為章惟民有

君媿美陶唐聖以繼聖颺烈覲光重熙累洽民物阜康猶念民生習尚未臧重申異命逮及遐方有恒有則綱舉目張典謨盤誥商商皇皇治隆上古奕禩其昌

重修寧州學宮記

內閣學士沈翼機

佛之徒有梵王宮老之徒有紫虛宮彼惑於迷塗相率不

遺餘力以奉所宗其孰是尊吾道而為吾徒者哉今天子御極首崇教化振興學校二年

躬詣太學行釋奠禮重修闕里加美於前煌煌乎盛典也復諭各直省文廟有應修者本籍官員士庶讀聖賢之書宜飲水思源不忘所自俾得各捐資修理以昭海內同氣尊教重道之盛軌用是天下翕然欽奉罔閒於海澨山陬之區寧之有學也隸南昌郡其由來舊矣歲久未葺厥舍就頽三年夏文廟傾塌神主無棲舉州為之徬徨州明經陳昌言者志古士也慨然以重建為己任而自請於州守曰本學文廟自前成化圯而復建者先祖陳邦達力也萬歷間圯而復建者曾伯祖陳存之力也廟碑兩屹州乘並垂而二公前後得以成勞從祀於鄉賢之次今昌言沐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六 五百三十五

盛朝之教澤藉聖靈紹先志得饒於宮牆貢於太學凡四十年於茲既沉淪於巖穴無涓埃報稱之路今幸仰承明詔竭微力於其間伸士人隨分自効之誠明子孫承緒勿替之念其何敢以他諉州守壯而許之具詳各上憲並嘉與之旋乃庀工量材身為營度一切竹木瓦石丹雘黝堊之需悉傾已貲不假旁助起三年六月望迄四年七月朔乃告成焉高計三丈五尺縱橫廣七丈有奇視舊加宏敞先是康熙五十二年其弟生員侃言捐修明倫堂至是而明經復獨任斯役人謂陳氏德聚一門其世有成勞於州學也如此是則明經於國為良士於家為賢裔於伯仲為二難於吾道為確然獨崇所宗而於其州文教之作興倫常之惇叙不可謂其功之不偉矣以視世之沉溺奔走於

浮屠老氏之迷塗者其涇渭之相懸何若哉余校試南昌於寧州得佳士二曰陳豳曰陳豐謁見詢之皆明經子也吾願二子承其家學篤其先緒以為學之士人倡則文治之光倫叙之敦詩書禮樂之盛自不獨在一家一邑而已也是為記

重修明倫堂記

督學使者 魚鸞翔

三代之學皆以明人倫人倫之明必先崇學校學校有興廢而興廢之事不關乎運實關乎人當其興也而至於廢火燼水漂遠或在數十年後近或見於數歲之間當其廢也而復興則必有人焉奮然以身先之甚至劬形苦神罄其力之所有而不敢辭今夫人有身必資貨財以為養而心顧莫知所養也有聖人者作導之以復性明倫然後能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七

五百二十

得乎心之理而無忝乎生焉其視貨財之所為養果孰緩孰急歟使去其貨財之所為養而復有其心之理以之相質而償焉果孰得而孰失歟貨財之所為養私乎已者也今聖人之道能使吾復有其心矣則出其貨財之所為養為之飾其土木理其門垣於以廣教思之無窮夫非人之所宜然也歟雖然聖人之去人也遠吾聖人徒也景慕其道而誠未至焉則吾見其出所有以飾老佛之宮崇宴遊之費而於聖人之功德宜受報享於後人者一旦廟貌泮故荆棘生焉漠然過之不一愴然慮也則使有人焉忘其貨財之出於已盡出以奔走焉而趨之若家事然者得不謂之賢於人乎哉寧隸洪都而為州學宮之建肇自宋元祐明成化間州人陳郇獨出其家之貲易其故而新之不

乎號於衆而事以成衆高其事相與尸而祝之厥後迭罹
兵燹日就傾毀而明倫堂宇竟坵墟焉其裔孫生員侃言
緬祖德而吁曰吾祖武之弗克繩吾戾也况堂曰明倫尤
風教之首重乎爰傾貲以市材鳩工費雖鉅而弗吝落成
暮年學門圯於潦復捐金以完之科試竣生員胡聖紉等
與其伯兄昌言從子豳列其事於牒而請記於余余以為
聖人之道炳日麗星前代人主莫不尊而祀之我

皇上親祭闕里盛典昭垂超唐軼宋蓋以萬古彝倫非聖教
莫能覺世而牖民其功德之入人心固宜莫不尊親與天
壤同其不朽故曰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達道之能行
古今無異轍也今侃言挾中人產毅然敦倫飭紀獨創斯
舉以上嗣乃祖之遺規且一成之不已而再成之是不惟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四百九十五

明倫教興為聖門之功臣而使先人之秩祀於鄉憑几筵
歆俎豆對之無怍容也則豈惟孝思之不匱亦足以為後
人法夫聖人之道孝弟而已矣倫孰有明於是哉遂援筆
而記其堂

重修州儒學記

知州 徐肇基 香濤

國家建學以來百二十餘年矣教化之隆亘古未有我
皇上欽崇至聖丁亥歲發帑金數十萬重新太學恢張鉅制
風示天下一時大小庠序以次興修仰體

熙朝重光學校至意固不獨一州一邑然已而予謂寧學克
新率多承先志偕弟昆鼓其鄉之人仗義爭先惟恐或後
尤憂憂其難不可不一一記之寧學每遇修建明初以前
大率官任其事自成化間義官陳郇以重建為已任於是

後裔陳廣文昌言遂以獨建大成殿聞周孔德何曰機胡
超相諸義士又以獨建同建各祠宇聞迄今五十餘年嘖
嘖人口每覽志乘輒嘆慕為不可多得余自壬辰來牧茲
土低徊學宮嘗與紳士籌更新之策患力弗能倡職員陳
君密奮然以身先諸君子從而和之庀材鳩工親執其役
乙未春迄今歲祇三易敝者新隘者廣未備者全廟貌煥
然甲於他邑洵一州盛事也先是食墨得壬丙兼子午向
繼則更之自來科第落落如晨星今復如其初大成殿高
三十餘尺深廣稱之棟宇崇閎丹堊絢麗昌言子密等重
建力也後為崇聖殿上舍周莖周琬建大成門左為名宦
祠國學何津貢生胡機建是三姓即孔德曰機超相後人
其不吝重貲備極雄壯獨建大成門者監生胡全滋也於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九 五百三十

聖訓亭為

御碑亭東西兩坊曰義路曰禮門中為狀元橋俱非數百金至
千金不可而紳士榮廷彥何兆麟楊祈鳳生員何松及儒
童徐受暄老人石化金分任之其成自一姓者則監生邵
化純化行化循化時生員化成之樹德配道冠二坊貢生
陳灼生員陳松雲之築射圃監生冷光廷父子之移建梯
雲門是也其合數姓而成者則監生查經余承烈鄉飲杜
賡泰生員王際春之構忠義祠職監張楊斌杞斌捷元張
渾李輝王錦熊瀚之構萬仞坊皆學中鉅制不可不備者
也其時因衆工畢舉亟捐貲以補所未及者則監生朱晚
成左奉所置殿庭各龕主及露臺石欄費亦甚鉅餘如兩

廡則泰安兩鄉成之結構宏整工力悉敵至丹墀閣道宮
牆泮池內外各工則州城暨奉武高崇仁五鄉共成之又
各有董其事者為之司出入稽勤惰衆工速成而勿曠於
是規模式廓煥然秩然不徒殖殖其庭有覺其楹矣大成
坊外有深池散漫無束相其宜而約之西鄉紳士於其上
架石梁曰躍龍其前即萬仞坊勢崇高與正殿等旁有周
垣文石花磚精潔堅固瞻仰之下惟見金碧陸離觚稜聳
擢諸山環繞若拱揖其形勝巍峩視舊制何啻什倍過之
夫儒者不談報應聖門不務干祿然觀陳氏子孫繼美周
何諸姓類能於數十年後紹承先志非作善降祥不及此
且比來科名甚少今秋賦鹿鳴者四人為前此所未有又
非其至誠感神人文蔚起之明效大驗與余忝民牧嘉諸
紳士樂善好義亟捐俸助其役然譬之作室取材特竹頭
木屑耳於事曷濟賴衆力鼓舞落成亦惟廣文曹君川徐
君祖武督率經理之功為甚鉅今廟工告竣余適有分守
信州之行不獲與諸君子講學泮宮觀文運之日隆是可
悵已然相距匪遙行見此邦人士芹藻生香日新月盛其
聞聲快慰者何限此固余惓惓之望也爰詳記其巔末悉
錄衆建姓氏勒之碑以垂不朽俾後之作志者得所採取
云

州學落成記

州學
正 曹 川月亭

寧學肇自唐宋山谷稱其由來已久考厥修建大半主之
於官明成化間邑紳陳郁始建廟廡而其後亦主之於官
國朝雍正中次第修葺獨任分任俱載志可考厥後貢生胡

琳王建文昌閣國學陳上達建明倫堂貢生胡聖緒建尊經閣職員張楊斌建頭門國學王在謨兄弟建講堂踵事增華後先濟美然聖宮為一學根本歷今五十餘年又不無棟折榱崩患矣况廟廡傾頽月池汙漫此而不修何以仰答我

皇上崇祀先師右文重道之至意壬辰冬余鐸茲土仰瞻廟貌皇然不安因有重修之志爰捐俸倡導通啟城鄉擇城十人先任其事召形家更向指定規模酌體制一時人士踴躍慕義爭先獨建分修具詳徐牧伯記雖然獨建畢舉散費亦不可不亟也於是除泰安西三鄉外在城有前首事查經周炎徐慕璋生員胡運楫國學何津余承烈貢生何松胡機生員杜良煥國學何兆麟在鄉奉有貢生熊高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十一

五百三十

福李際春國學張鏞武有生員帥文雄周亮李松國學陳大謨胡鳳梧高有貢生陳光裕國學胡聖璵張廷詔生員彭秀萬崇有國學游龍舉人周崇斌國學吳椿戴紹祖武舉王永清仁有生員姚才燦國學樊恭玫等雲集響應分道勸捐坐局經理輪班交接一時如神道如東西閣道如宮牆如月池如石欄露臺如溝渠屏牆青雲坊周圍各垣內外各道或因其壞而擴大之或相其基而填補之或高其制而壯麗之或宛其形而曲折之或外遠而遮障其空或內拱而屏藩其室或增其舊而黜堊一新或創其新而裔皇非舊羣叅協議手畫心營歷幾寒暑而事始備夫聖賢為學原不為科名計而科名之來亦時有焉分寧為理學名賢之區士人讀書非不盛矣乃因學宮未治邇日科

名不無落落今幸人殫其誠聖深其眷學宮一建而風氣
忽開增郡庠者數名領鄉薦者數名且捷南宮登翰苑者
莫不輝煌赫奕炳耀一時則斯役也不可謂分寧一大轉
移之關會哉余數年茲土媿無以陶淑寧人幸襄斯舉得
以叨榮萬一比衆工落成在局諸君咸謂香塋徐公雖記
於前然當陞任時獨建將成衆建未備不可不詳於後余
曰善哉無獨建固無以開始無衆建亦無以全終彼此之
急公慕義寧有殊哉是誠不可以不記經始於乙未越己
亥而告竣至方向時日用費多寡應另條列以俟後考今
而後余惟翹首黌宮日望諸君子深求道德進勵文章飭
倫紀以敦實行履忠孝以濟實用於以仰答

聖朝所以增光學校者當歷世未有艾寧惟今日哉余不文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十三

五百二十

勉承諸君請因紀其顛末大為書丹於石

重建大成殿記

陳 密 薰溪

吾州學宮之重修於乙未而竣事於己亥也牧伯香塋徐
公記其畧於前學博月亭曹公記其詳於後密何人斯敢
贊一詞哉特以是役也密實專事於大成殿殿舊為先大
人所捐建垂六十年矣密復從而新之非密之能為也以
同人皆委重於密故也以學博曹公屬意於密且慫慂以
踵前人之武故也方學博倡是舉商於徐牧伯議於州人
士計其力所可為素所樂為與既為於前當為於後者多
方委曲以導其志使人人眉軒色動有樂於自効之思如
密亦不敢以畏難自阻商諸弟姪輩俱欣然從貲隨自致
於是鳩工首治茲殿其規模結構一受命於學博選良材

致堅甃嚴嚴翼翼炳炳麟麟崇其外而觚稜鬱起虛其中而靚麗無際周視冰除塵氛盡滌俯窺月沼藻鑑恒澄學宮之勝槩此其一也而要非密之能為也學博之意也匪惟密體其意凡我同人相繼興工者皆體其意也蓋學博經營於茲凡五易寒暑一器之良楛必辨一工之勤惰必糾鄉之來視事者賓禮之匠之能其職者厚餼之總其大復周其細勤於始不懈於終密以專事茲殿之故經歲宿學舍朝夕追隨所深悉而不忘於心者也故事竣而記之不以貲自己出為足誌而以美有由成為足頌云

重修儒學東廡記

邑舉人劉學俊對山

學宮必有兩廡先賢先儒奉定制以祔祀而分設之者也禮樂有程政治有本理學文章有用胥法於此吾泰鄉先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十三 五百一十

達建東廡以妥儒先之神靈蓋曰吾學也不有先覺孰覺後覺宜以祠祀報今者修水泮宮赫然炳蔚馨香俎豆煥若靈光皆曰吾學也先聖先師所憑依也後知後覺所景仰也鼓舞而振興之斯文之一脉豈不有異世而同神者乎秦漢而下聖道不明芻狗乎仁義駢拇其禮樂孔孟之訓幾若贅疣何有於董醇鄭博唐韓退之原道而道猶未明宋五子闡道而道始有統粹然一出於正於是學者乃得其宗我

朝建學立校章明禮教蓋欲學者涵濡於菁莪棫樸之化以入聖域賢闕之奧苟徒沾沾焉剽經獵史揣合低昂弋獲科名而無砥節厲行之實儒先弗取也不大可惜哉東廡者作聖之基希賢之本也繼正學之統宗振斯文之陸緒

道岸其在茲乎勉汝就將毋荒日月庶幾有進於道矣是役也始於乾隆乙未年六月訖工於丁酉年十一月督其成者有人規畫勸相者有人後亦贊助有勞焉因并記之

尊經閣記

州學 李孝滄

經之重於天下久矣昔人經德秉哲率由於典常無事數錫故未嘗有經之名迨後竒衰間出為人上者始不得不崇尚古昔聖賢之訓而奉之曰經於是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經十三經經者典也常也章志貞教萬古常昭安得以經解出漢儒手遂謂今異於古所云乎哉我

國家崇儒重道

御纂五經性理諸書頒行學校取士一以通經為宗而直省學宮例建尊經閣以敬奉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十四 四百八十五

上諭聖經及歷年奉頒之典籍其崇隆偉麗制有常尊尊王言也尊

王言也尊

聖製也寧州周元公以圖書過化實為道統開先聲名文物宋元來稱極盛矣值明季一再兵燹芹藻稍替前學博危公慨然思文治之權輿於文廟也特加意創修費重事煩草創僅具明倫兩齋舍因仍苟且尊經閣固未遑從事也考宋元祐中黃魯直為知縣胡璞作藏書閣銘志載在明倫堂東故基猶有存者余以癸酉夏秉鐸是州意首循齋頭光霽猶昨不謂兩齋鞠為茂草三舍夸於通衢煌煌盛典委於闐闐之側心竊傷之急謀所以修舉者選貢胡君聖緒經明行修人也毅然請肩其事與相度經營不畏勞不惜費攻之成之高閣連雲重檐蔽日儼然大觀是真可

以羽翼殿廡者矣夫經學與世運轉移修江當重興之會
黷序修明典守無闕以一時不朽之業標萬代不易之經
胡君真人傑哉子輿氏謂經正則民興寧本承元公之訓
流風遺澤迄於今猶有能以好義急公之舉成翊聖顯猷
之奇者將考文徵獻爛然發經籍之光披華食實士習由
此日上其潤澤於後來者豈有涯哉余不敏藉手觀成與
有榮施敢濡筆為之記工肇於丁丑年六月二十日竣事
則戊寅年某月某日也

文昌閣記

李孝滄

天下學士大夫所欽崇而勿替者孔廟外其文昌乎文昌
神之祀不知肇自何時史記天官書云斗魁戴匡六星為
文昌其名曰上將次將貴相司命司中司祿而漢志晉志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十五
五百一十六

及星經星傳諸書其所指名次第率參差不一要之祭法
諸侯五祀司命其首也周禮大宗伯以禋燎祀司中司命
楚辭九歌亦有大小司命而司祿不聞焉意今之號為帝
者或指司祿乎而道家遂以梓童神張為文昌帝君且謂
其在周為張仲張仲孝友固已若云在晉為呂光在五季
為孟昶光與昶果未嘗虐民酷吏乎一十七世之說殆未
能盡信也大凡天地間日月星辰雷霆風雨以及河嶽山
海之屬必有精靈如星之在天也其有象有名者莫不各
有所司則文昌為紫微帝星之輔以天文而司人文實操
人間福命之柄亦理之所有世人設像以祀固無不可文
昌之前必設魁星帝車之首四星為魁或曰即白虎七宿
之第一星亦以其為文章之府故隨文昌同祀寧學舊有

魁星閣建於崇聖殿側卑隘不足以妥神歲丙子州人士既協力修學宮前後繼起太學生胡君全滋者奉尊人命獨建文昌閣殿東南隅有隙地廣經四十餘尺因卜基焉自丁丑七月至己卯六月而工竣計費金千八百有餘規制潤大棟宇巍峩刻桷丹楹金輝碧映中奉文昌上供魁星登斯閣者舉目有文明之象焉噫嘻盛哉胡君無藉傍貸而建斯閣巍然煥然宮牆輝映於艾城文曲麗藻於修水造五鳳之樓奏五雲之瑞必有以觀其後昌者矣余用是樂為之記

重建儒學東西齋舍記

李孝滄

州學冠江右七十二縣素稱文物之邦自明季凋殘繼以寅卯兵燹百十餘年科名未振厥後南豐危先生彬蒞斯

任加意勸修學宮始有起色惟是殿堂祠宇庀材未精日久漸就朽蠹而兩齋尤湫陋不堪余癸酉夏受事時東齋已蕩然無存爰僦居學外館舍每與同學諸子謀之言人殊丙子春始得有志若而人首任其事因為弁言以倡幸紳士不鄙余言翕然嚮應復有大力如硯仙益滄二胡君鼎建尊經文昌二閣而講堂亦成於王氏母子余因得以全力畢注齋舍東齋縱橫約五七丈立屋六楹前為廳事後為內室兩翼並列廂房又東為庖廩囤庫各有廊院落以周垣高廣畧稱州人士以為視舊日規模遠過矣會余兩攝司訓事因并易西齋而更新焉舊屋五間卑隘零落撤其材無中椽桷用者爰改建前後二堂仍各六楹視東齋規制稍遜而廚庫居其右院宇亘其中亦稱完善先

余於前歲冬力捐俸薪改繕後垣三十餘丈至是左右四周遂槩甃以磚石又尊經閣地舊為忠義祠故基今改遷於明倫堂後稍為擴充亦較前整飾有加因思解署營建公舉未易而集眾更難倘非銳志興作藉紳士以鼓舞亦豈能聿觀厥成而不畏難中阻哉是役也肇工於丙子八月至戊寅五月始竣共費白金若干兩首事九人其佈置余實司之爰勒諸姓名於碑以垂永久後之蒞此者其亦共相培護無忘前事之艱也可

重建濂溪講堂記

李孝滄

寧之為州也山峭水清自宋周元公過化後風氣丕振一時絕學肇興政教所孚剖冤澤物尤慤慤以造士為先務當日親建書院加意文治迄今數百年來流風遺韻尤深

仰止之思後人師其遺意因於宮牆之傍更設濂溪講堂以仰溯前徽用昭紹述甚鉅典也運會既遙興廢不一書院故區今猶絃誦不輟而講堂則不知圯於何時余自癸酉夏謬承是州司鐸方幸愛蓮餘芳私淑有藉不謂齋舍傾頽黌宮多半廢址求所謂講堂遺基已杳不可識矣嗟夫曾是儒先之澤而忍聽終湮蔓草乎既余勉力始事於學之前後垣墉隨鼓舞州人士重新東西兩齋而尊經文昌二閣遂有獨任其成者惟講堂一區方用商榷不意巾幗中有賢母率其子踴躍而襄義舉者來則故太學生王耀祖之婦氏劉以孀居而持門戶課兒篤學在謨在誥諸子汲汲於讀書制行先後進於膠庠氏以閨閫能不泫於福利之見獨有志於斯文之重有造於學校此學士大夫

所難為者而竟為之其度量之相越一何遠耶余以菲才與襄教治又適當茲境人文宿著前徽未遙講誦有地王氏子孫由此加以濯磨豈不偕多士之後峩峩奉璋足為斯文光寵乎堂建於東齋之前接尊經閣南面遠峰為文筆堂皇堅實兩旁為室各一前為門屋三楹丹雘塗墜四周俱甃以磚石起工於丁丑五月迄八月某日告竣措置之宜余與氏子在謨司之因記其落成始末於碑

重修明通公溥堂記

知州 賀維錦 撰 雲

堂之為言明也言夫光明洞達通堂下百里之情於以公為名而溥乎利也則居官而蒞茲廳事者明通公溥庶幾乎有宋濂溪周子甫筮仕主分寧簿維時猶縣也縣陞為州自元大德五年洎明洪武三年又改為縣宏治十六年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十八 五百二十

仍復州迄

皇朝相沿如故其中敕令從事不下數十百人獨元公嘖嘖人口何哉誠以太極通書發前人未發之蘊厥品又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夫光霽者明通公溥之朕兆也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為學然宦何獨不然此婺源葉侯所以取名斯堂也按州誌公諱天爵由甲科令崇仁陞斯職下車即鼎新斯堂顏曰明通公溥翰林修撰陳公瀾為之記憶葉侯去今三百餘年堂之興廢沿革悉數之而不能終亦缺略焉而茫無據惟此靜虛動直之理惺惺常存為天地間正氣無今古一也葉侯真先得我心者歟聖人因天賢人因聖徐幹中論有云六籍羣聖相因之書也我亦因之而已矣是役也節縮廉俸經始於丙寅六

月越十有五旬落成自戒石銘亭至廳事後日親民處圮者培之闕者補之成之日適不佞五十誕辰州人士躋堂稱祝固辭不獲已僉曰今茲美禾來茲美麥自今以始歲其有大夫之力也敢即以有年介壽作為詩歌哀成六十八章甚矣是邦之文而有禮也牧斯邦者宜何如廣開視聽聯上下之情泯偏私之好勉為一道同風長此人和歲稔歟抑又攷之葉侯之來牧是州正分寧陞州之始不佞之來也今

天子冠州以義之後亦甫四載一若有夙因者昔曹叅相齊避正堂舍蓋公不佞治狀無聞未能清淨畫一登斯堂也行將承拜下風神遊前哲肯堂構於勿替用以追動靜互根之底蘊恍荷大厦之帡幪焉敢自作聰明乎哉因而重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十九 五百十五

之作明通公溥堂記

重修濂溪山谷兩先生書院合祠記

知班衣錦

祀典捍災禦患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而昌黎有言曰鄉先生沒可祭於社者是禮以義起天下之罷縣名宦鄉賢之祀不自今始也分寧於名宦鄉賢之外別有合祠亦如功德豐大別立祧廟禮以義起其制亦不自今日始也分寧當宋時號為上望官於斯者有濂溪周先生生於斯者有山谷黃先生同時同地道德文章節義交相愛慕不幾千古稱盛哉兩先生一探東魯之源為圖為書道統於焉不墜一開西江之派作史作詩文風賴以維新功德豐大別祠以合祀宜也余守斯土雖值烽烟搶攘而嚮徃情殷出郭祀兩先生於旌陽山麓觀山水之勝感念兩先生之道

德文章節義因賦詩云詩淵學海名今古流水高山壯几
筵蓋仰止儀型而自維去兩先生之世六百餘年復濫膺
刺史適當蹂躪凋殘山城邱墟迥異春陵分符之時仰止
光霽益勵學道愛人之思兢兢乎不敢以尺寸失及觀太
史雙井之鄉山川如故里閭荒蕪徒為憑弔唏噓顧兩先
生合祀之典雖存奈兵火廢其堂奧敗其周垣毀其精舍
春秋俎豆徒視具文史遷有言曰是予之責也夫是予之
責也夫子烏得不亟修之以副仰止之忱哉爰捐資為倡
亦如修葺學宮之舉與同官及紳士相為倡和鳩工庀材
為堂為奧為門為垣為東西精舍以翼之自門徂堂歷階
而升有巖有翼中奉兩先生像儼然坐對一堂擇衲子為
之司香火司啟閉始工於康熙己未十月竣於庚申二月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二十 五百三十

是不可不紀之以告分符是邦與生於是邦者他若祭田
有租捐貲助修之官秩姓氏別附碑陰

重修濂山書院記

知州 臧振榮

豫章古名都也理學節概文章昔稱最盛而分寧則隸之
雖繡錯楚壤僻處偏隅然山環而蠡水清而駛控新吳之
首尾據彭蠡之上游故鄉於斯官於斯者往往多賢人君
子焉濂溪周先生以理學傳山谷黃先生以文節著一為
分符之邦一為鍾靈之地其芳規懿行道統著述光昭史
冊輝煌州乘者班班可考即廟貌祠廡亭榭臺池從前之
建置沿革分合修葺者亦歷歷可稽茲固無庸殫陳特是
黨有庠州有序凡以宏長儒教誘進學徒化人成俗卒由
於此外此而名山勝境昔賢講道之區創建書院以聚四

方遊學之士蓋以補庠序所不逮也宋興之初天下四大書院曰石鼓曰嵩陽曰嶽麓而廬山白鹿洞書院為最又如江右之豫章鵞湖象山盱江以書院名者不一匪特其絃誦盛也而經明行修名臣大儒多出其中焉周黃兩先生合祀濂山書院由來尚矣理學之淵源節概之彪炳文字之風徽或官於斯或鄉於斯而後先同堂俎豆而並祀之固奮乎百世之上矣予嘗考濂溪圖說而知性學之旨歸閱山谷全集而知文節之懿軌己不勝嚮往而景行追承之茲土登旌陽山麓謁兩先生祠瞻拜光儀何殊親炙乃祠堂一椽僅蔽風雨僧舍一寮莫司香火而亭榭故蹟則荒蔓也書屋舊址則邱墟也有興道之思者能不愧然而復古夫孰非官於斯鄉於斯者顧令前哲之徽音竟歇

而後起之頌聲不繼果誰之責也夫余用是特結涪翁之亭以為斯道倡且捐冰俸結精舍三間以延遊學者學博羅君榘復題疏引勸紳士以襄厥成功功成而縉紳縫掖合詞而請余記何記乎爾記地乎非有周原之膺臚記祠乎非有峻宇之巍巍烏乎記然而山不在高况乎高山之在望水不在深况乎觀水之有瀾昔蘇文忠公稱山谷有曰瑰璋之文妙絕當世孝友之行追配古人而山谷又稱濂溪有曰其人品甚高胸懷灑落如光風霽月迄今臨風對月登山玩水履其亭入其祠景道範之儼然矚流峙而俯仰恍如瑰璋之當前而光霽之入懷抱也後之有感於斯者意必有承兩先生理學之薪傳節概之芳躅詩歌文字之真派俾濂山書院不異乎白鹿諸書院而真儒蔚起

踵接肩隨以媲美有宋之盛是則可記也遂書丹以記之
時康熙二十八年十月日

重修濂山書院記

知州許淵樵香

古者人材之興由於教化庠序學校升鄉與國之俊秀而
董以師儒教莫備焉故人材為最盛我

國家倣三代遺規隆作人之化不獨石鼓嶽麓鹿洞應天諸
名山為興賢育才地極之天下各郡縣莫不設立書院以
裕風教之源洵盛典也庚申夏余膺

簡命刺分寧甫下車州治東南隅有濂溪山谷兩先生祠遂
往謁時有告余曰此故書院也前守嘗延師課士於其中
以膏火不給今且廢余用是怛怛有觸思捐已俸以圖創
復舊制宦囊常乏倡修匪易簿書之暇籌畫者久之適雲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二

五百二十五

巖寺僧洞山寺僧均以產業過多履庭構訟因嘆美利公
諸天地與其養無益之僧無寧資有用之士就中剖析請
以所爭之半為培植人材計蒙上憲允可而素願遂洽於
是即其舊宇之傾圮者樂與更張建講堂宏啟牖也修廊
舍便肄業也作二賢堂禮先師也一時墻垣亭榭煥然改
觀仍頽之曰濂山書院每歲聘山長慎考試拔士之尤者
數十人分別正附月定以三課品其甲乙而獎勵之而造
士之章程於是乎立矣夫以寧山腴水清素號文人之藪
元公過化文節遺徽其佑啟後人者既至而蒞茲土者又
得損釋氏之閒田垂不朽之學校俾束脩取於斯膏火取
於斯人材之振作取於斯將見薰陶漸染他日必有以理
學文章步先賢之武而崛起者然則是舉也不將大有造

於是邦也哉余忝司牧不敢負

聖朝作育之恩辜多士奮興之望惟是藉手告成可幸無咎爰舉其顛末勒諸碑陰而為之記

重修濂山書院記

知州邊學海進之

古者化民成俗莫不以教學為先務而教學之法尊其責於人上乃上之人任其責焉仍若懸而有待延名師選俊彥俾文風蒸蒸日上此責之所宜為而力之所及為者也若夫為其地振故謀新因百年之遺規開一時之偉制則其力不必出諸已而其責不啻屬之人矣屬之人而難必其人之慷慨好義不恤捐金以成余志即捐金矣而欲其金之沛乎有餘並可指日定功從容告竣使上之人宛若力之自為而責之自副也不尤有難乎寧州高山特秀恒

磅礴而鍾為偉人以故往昔前賢光垂史冊城之東隅有濂山書院祀濂溪周先生暨山谷黃先生春誦夏絃諸生課讀其中顧規模未極宏厥兼之歲月寢久風雨摧殘急宜有以維持而嗣續之也余攝寧篆思任其責而力有未逮爰捐廉以為州人士倡未幾豪舉義施樂捐金者則有陳子密胡子機胡子全浚朱子晚成等旋而鳩工命匠董其事者則有查子經徐子慕璋查子文焜等不數月而檐飛桶起向之歷落者且自煥然矣余顧而樂之因以獎好義之人心而益信先賢流風遺澤漸摩此土者其淵源厚也功既竣首事請記於余余乃作而言曰此固余之責而都人士之力也雖然都人士已殫其力而余實有未竟之責濂山二先生道德文章既已準繩之在前而復結構之

未替諸子苟因其所得而擴而新之由是大成小成以鳴
國家之盛是非余之責所未竟多士之力所宜殫者乎多士
其勉副吾望也夫是為記

重修濂山書院記

署知州王茂源若泉

分寧之有濂溪書院在旌陽山麓實為宋周濂溪簿分寧
時所建以延四方游學之士左為鄉賢黃文節公祠有司
春秋致祭用志不忘其初固未嘗合也歷年既久摧殘剥
蝕來牧是州者在明則有方公沆重修於前我朝則有徐
公永齡班公衣錦繼修於後迨山谷祠漸就頽壞因遺像
並祀於濂溪祠俎豆一堂後先輝映觀察史公曾為之記
而濂山書院之名始合而益彰夫建學興賢守土之責也
激揚善類盛德之符也余於丙午季冬來攝寧篆瞻仰前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二四 五百二十

型見規模具備而傾欹剥落之所亦復不少即有意概為
補葺乃不兩月而去庚戌之夏奉

命再蒞茲土與鄉人士接見之暇始得紳耆陳公密號稱同
志陳公篤行君子也樂善好施往在乾隆癸巳間約二三
素好公同激勸大加興修增蓋房屋若干規模宏敞今復
慨捐腴田四十餘畝用補生童膏火之需其積歲租息四
百餘金請為重修之費有不足者從而益之自橋梁牆垣
以至堂筵講齋悉因舊制煥然一新諸生肄業其中者莫
不翕然稱善予嘗考宋代諸儒昌明理學濂溪首著圖書
與關洛諸賢視斯道為己任山谷則與眉山蘇軾相為頡
頏節概文章卓然震動一世使得各盡其所學於朝廷之
上則治平熙豐致治必幾乎三王之盛不其偉歟乃一則

終老於湓城一則遠竄於宜州斯亦宋室之不幸也雖然
吾寧山川之氣磅礴鬱積毓異鍾靈同時又得有兩大賢
並起其間繼往開來嘉惠後學吾見春誦夏絃諸生課讀
其中者必將有奇傑之士赫然奮興上承統緒下行淵源
霞蔚雲蒸以副

聖朝作人之雅化者如操左券而陳公之倡義興學又將食
厚報於無窮也故樂為之記而鑱諸石

重修濂山書院記

知州周澍雨亭

分寧在豫章素以文獻著家經戶誦書院尤多如山泉鳴
陽鳳山櫻桃芝臺等名具見志乘世遠年湮僅留遺址惟
濂山書院巋然獨存第講席虛懸生徒鮮至飄搖風雨間
室磬牆巖蓋亦岌岌不可終日矣予蒞任初亟謀為重新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二五 五百

之計知為附貢胡機封翁陳密職員朱晚成胡易滄修建
於前遂商諸各後裔學博胡秉銓監生陳集模職員朱學
家等慨然以修復自任始事於嘉慶二十二年十月歲工
於二十三年二月計費工料銀若干兩自門以內升堂入
室旁及學舍至垣牆庖湑煥然一新諸後裔可謂勇於行
義而能世濟其美矣往歲主講者延自遠方或終歲不至
即歲一至焉席不暇暖書院之廢職此之由遂為詳定歲
延本地名宿章程奉各憲允請迺聘孝廉冷芝田先生主
講增額督課於茲兩載斐然可觀更願諸生進而益上尋
孔顏之樂敦孝友之行不忘書院命名之意景仰先賢勤
學立品以慰跂予之望以答鄉先生歷新書院之盛舉也
是為記

成孝書院義田記

署知 邱雲錦

古者家有塾意族師之所掌也合黨正閭胥以屬於鄉大夫而大其成事宜賢才於古為獨隆然余謂是皆井田之法均貧富致親睦善始終師不煩聘養弟子不私具錢幣也井田者兼教養者也自井田廢而范文正以義田特聞讀錢公一記嘆其養族甚得理後之人有能做而行之是亦風教之一助無如人多汨志於利營心於私欲其矜尚名義慷慨疎財法養族以養族人之才者不戛戛乎難哉寧萬氏世居安鄉長茅家崇禮讓俗尚忠厚亦一邑之望族也族有來英者戊寅歲修葺宗祠卜基鳩工以舊址隘弗能壯擴其規模因以王永園私基捐於衆初不求值而祠之堂室廊廡今皆綽有餘地祠成又籌及族有俊秀子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又三五

肯向學而力不贍者當何如以玉成則非祠有義田必不能為久遠計爰建本族義學捐實竹塢稔田六十六畝有餘為延師館穀計秋租可斂一百石復捐木子樹萬株以供膏火其有得於養族之道誠善且備矣余承

簡命治寧事無日不以興賢育才歸之義學義田之建期待者久之己卯仲秋有寧士民詳疏其事呈請丐序於余以不没人義且使後來者知所勸勉余謂自文正公後載籍不見義田事乃獨能以齊民力復古道則又余所樂取以風世者夫為學必求弼中而彪外毋取撫華而失實或鼓弄浮夸浩博無當或借地便安吟咏游衍則甚非萃族濯磨意也耕鹵莽者以鹵莽報芸滅裂者以滅裂報然則萬氏子弟益體此而勉所學有不聞風而興起者乎

學宮義田記

知州 劉世豪

雍正二年泰鄉儒生陳允達之妻楊氏痛其夫歿無嗣自矢柏舟之志甘心荼苦以舅九成所遺高城源腴田七十畝計租壹百有五石慨然捐入於學宮以充歲時修葺文廟之資年徵冊詳如例太守汪公元珏嘉其義檄余移學勒石紀其事並旌其門曰義冠閨媛嗚呼楊氏之貞風慈節豈惟不朽其名亦可謂不死其夫不沒其舅矣熒熒一嫠婦之識而能遺千金之產增學宮之美美斯愛愛斯傳宜士大夫之驚心駭目嘆為得未曾有者也昔漂母市一飯之恩而得報絳秀具千人之饌而得貴楊氏茹冰飲雪嗣乏祀湮果何所得乎則應之曰得名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楊氏豈真知好名者乎即知好名必將曰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二六 五百十五

吾所捐非吾產也吾故夫允達之產也吾先舅九成公之所遺也俾吾舅與夫得知名於當世賢士大夫吾願足矣此楊氏之實心也以實心而行善事以善事而得美名而其名又得揄揚於辟雍鐘鼓之間賢人君子之口是烏能以弗傳傳之亦烏容以弗盛語曰盛名之下其實難副楊氏副其實矣故特紀其事以風將來

泰鄉印山書院助田記

邑人 彭承恩 葵門

嘉慶九年秋泰平鄉諸君子卜天馬駝印山建七級浮屠為一州水口文峯功極巨麗塔成遂環其北築書院一所前闢講堂左右立齋舍軒窓洞達凌摩絳霄使一鄉子弟有志功名道德者藏修息游其間用意已深且遠矣而又慮每歲延請山長束脩薪水之費無由供給於是共相攸

助約計捐田八十五畝歲得納租一百七十石廩餼既豐會計必當則所以扶翼文教培養士風其功德可勝量哉余觀三代而後黨庠州序鄉校之制漸廢雖漢置文學掾唐置孝經師而其法亦非古至宋元始建立書院各置山長江西則有白鹿鷺湖象山鷺洲指不勝屈然皆在通都大邑名勝之區其賢縉紳大吏有主持風化責者合一道一郡一縣之力而為之若夫窮鄉僻壤既無其人又無其力欲使盡變為鄒魯之學聞絃歌之聲勢必不能我朝崇儒重道薄海內外沐浴於重熙累洽綴文之子莫不爭自濯磨以仰答

國家右文之治雖窮鄉僻壤如我州泰平鄉者亦能家絃戶誦建立書院以為敬業樂羣地盛何如哉然吾尤念諸君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二十七

六百二十

子無主持風化責而能協力同心扶翼文教則居書院肄業者可不廣思集益觀摩以底於有成乎藏修息游之暇仰視七級浮屠而時動其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俯瞰修水瀟沅又恍悟乎盈科放海活潑潑地之機他日功成名立道誼文章蔚為

盛世之祥麟威鳳以光寵乎宗族交遊而後知資書院田畝者其功德果不可忘姓字果不可泯益信吾之所言非有私於諸君子也故志臚其捐田始末摛珉石以永其傳時嘉慶甲戌夏記

- | | | | | |
|------|-------|------|-------|-------|
| 余若水 | 韓顯周 | 韓尹申 | 余谷春 | 各捐田拾畝 |
| 陳習六 | 傅禹疏 | 印山會 | 各捐田伍畝 | 余碧秋 |
| 鄒洪文 | 鄒克和 | 各捐參畝 | 陳明照 | 各式畝 |
| 余慶字 | 陳治五兄弟 | 余榮茂 | 各式畝 | 余景茂 |
| 壹畝五分 | 黃勝徽 | 壹畝叁分 | 劉對山 | 陳谷蘭 |
| 余耀商 | 王鼎玉 | 王樂英 | 各捐壹畝 | 宮彥邦捐 |

田捌分
道光四年續捐
余如顯 張鼎玉 各捐田壹畝陸分 余庚穆 何
心郁 各捐壹畝伍分 傅孔榮 余北瑞 各捐壹
畝叁分 黃韻鞠 余孔德 余文良 張濟川 余
崇樸 余晞谷 傅怡四堂 石質剛 石觀光 各
捐壹畝 傅獻之 張蔚文 各捐田捌分

秋山義田記

萬承風

承風少侍先大夫尚論往事每言及范文正公義田一舉
輒欣欣樂道以為親祖睦族之道無有逾於此者顧力不
能逮嘗自引為已憾承風叨先人餘蔭通籍十數年官卑
祿薄不克即承先志已未春奉

命典學粵東廩俸稍厚三年期滿爰檢每歲節存餘項得白
銀壹千兩付二弟私閭四弟礎園購墩子背湯橋水田二
處共租壹百零玖石作為公產以贍族眾承風德涼能鮮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三

五百六十

非敢上希前哲要譽後人耿耿此衷亦惟兢兢焉聊以竟
先大夫未竟之志云爾故特署之曰秋山公義田而詳其
條目於後

胡平軒新捐試卷義田記

瑞州府文炳

義寧學校之興數十年來凡所以培養人材輔翼文教者
纖悉靡遺故自崇

文廟建名宦鄉賢忠孝諸祠外於是創文峯之塔修試士之
棚擴立書院廣置義塾膏腴廩餼裒然充裕皆賴急公好
義者相與扶輪大雅啟秀藝林規制之隆固已超越前代
矣而愷悌慈祥之君子其愛士之心猶未能已也解衣而
衣若或寒之推食而食若或飢之况州去省垣距三百餘
里而遙士子之應秋闈試童軍者水陸奔走之苦交易試

卷之煩皇皇乎有鬱悒於中不能告人者豈不急有望於
愛士之君子乎今學博胡君友梅千戶友芳昆弟承其先
人修職郎平軒先生遺命慨捐武鄉交山舒家源租穀七
十石計田三十五畝佃莊一區以充童試歲科卷鄉試硃
墨卷資闔州紳耆代請於州刺史立案定額如例自茲
以往或聞風而起踵武捐輸以廣慈祥愷悌之心吾見士
習曰隆士風日振炳焉蔚焉濯磨以翼邦家之光者於斯
為盛詩曰濟濟多士克廣德心平軒之興是舉也有焉傳
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友梅昆弟之善繼述也有焉歲癸
未余以筠陽郡丞分防銅鼓聞胡氏之世濟其美也故樂
書於簡以為慕義者勸

宋黃氏修水故里記

邑舉陳希徽

修水發源幕阜東南流至馬坳過燕子崖趨修水口是山
谷先生故里也其地原隰平行一水縈帶環抱南有白土
羣峯羅列蒼翠欲滴北則諸山蜿蜒迤邐黃和叔之墓在
焉西眺燕崖壁立千仞東望董坊憑弔南陽主簿夢升遺
墟不啻季壟極東而層崖束峽水流峽中先生所謂修水
澹沄源若甕口者繇是滙為潭流合馬子湖風帆出入其
間宛然一幅畫圖也山谷祖元吉公離迨瀨卜居此地買
田聚書中理公築櫻桃芝臺兩館延集四方文學之士故
當時黃氏諸子多以學問文章顯自先生出遂為有宋一
代偉人雖其家學相承有自夫孰非山川清淑之氣之所
鍾耶名勝志云涪翁先居修水後乃遷於雙井第舉修水
統名不言修水口者省文耳修口距雙井二十餘里先生

與當代鉅公往來贈答率稱雙井卒亦歸葬於是後之人
祇知雙井為先生所居而未知修水口為先生故里也宋
紹興中以正字召其子相承蔭旋以相長子然補官然次
子宣仍居修水故里今修口黃氏皆宣之子孫也余嘗讀
山谷叔父和叔墓碣其叙先世里居曰始宅於修溪之上
其叙卒塋曰兆於修水之原系之以詩又為修口潤色至
子耕作年譜云慶歷五年乙酉公生於分寧縣修水故居
噫先生去今六七百年吾輩幸生其鄉而又有書傳歷歷
可證雖不得見而知之亦庶幾可自附於聞而知之者矣
顧使其故里莫詳其處則夫四海之大往古之遙其傳之
非其真者可勝道哉余故為之記復微辨之以為後之言
黃氏故里者覽焉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三十 五百二十

重修寧州城隍祠記

知州 班衣錦

自秦墮天下名城漢高除秦苛令天下修之豫章城為灌
嬰將軍復築功同保障江右則祀灌嬰將軍為城隍或足
配焉要皆不外於有功德於民則祀之也分寧為南昌屬
州治之祀城隍神亦灌嬰將軍也然自甲寅變起滇閩南
服殘疆失其保障神亦不能告無罪於失守也易曰城覆
於隍其命亂也不益信哉然神之職終不為繭絲而為保
障致強藩跋扈悉奉正朔竊踞之地悉入版圖神又可以
告厥功於今日矣予守是邦甫下車而奉武安三鄉為賊
竊踞滿漢大軍駐於艾城其時鴻雁滿野哀鳴嗷嗷司守
者內給軍需外招散亡畫籌恢復兢兢以保障是冀而欲
藉武憑以相之是年十一月初九日恢復銅營三鄉之民

重慶再生時康熙十六年也爰用牲醴告於城隍之神曰予守是邦神司封土厥職維均也萑苻未靖畫籌恢復簿書鞅掌戴星不寐今荷濯濯氛侵悉掃土宇版章官民俱荷寧處而仰瞻棟折椽崩廟貌不飭則非民之咎而司牧者之咎也乃謀諸寮友僉曰百廢漸興保障之廟貌烏容闕而不葺非所以昭一州維新之象并無以妥神靈之有赫也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衆志共襄鳩工庀材取新補舊而復完之其廟制規模仍舊裡祀之典亦如之門堂站亭正廟後寢計五重為屋二十楹東西列坊社位次繚以牆垣而夾輔之予仰瞻拜起退自喜曰詩云寢成孔安今可藉茲以報神靈矣廟成而州人士水旱必禱歲時有祭俾保障一州之神懷明德而薦馨香異日修水捍災禦

患不必藉有形之城隍而藉有靈之城隍入廟思敬當有感於斯文余故紀祀城隍之由與恢復之事以告來者

靈星祠記

萬承風

乾隆戊戌夏大旱寧州武寧尤甚已而武寧迎禱楚神輒雨州安鄉長茅接武壤乃得輿木主以來署曰聖師上古田祖靈星大帝神至大雨凡六日歲乃大有明年春鄉人士嘉神惠立祠湯溪之上祀之榜曰靈星祠既成郵書

京師屬予記予維聖王之治天下也教養為先教莫先於孔子養莫先於后稷后稷之祀似宜與孔子一也顧考封禪書周興邑郃立后稷祠血食天下繼是高祖制詔御史令郡國縣立靈星祠歲時祭以牛武帝乾封三年夏旱復令天下尊祠靈星自時厥後不屋而壇天子以下祈年祭穀

僅以佐享求其廟遍天下禮隆春秋規模體制用王者事使薄海之人瞻廟貌而尊祀如我孔子者蓋不可得矣今者湯溪之上靈星祠奕然田夫野老食德而知所報則雖一鄉一邑之為而揆諸重本務農之道不庶幾猶古耶抑聞之靈星者天田星名以之榜祠其即思文后稷克配彼天意乎生民之詩曰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芾厥豐草種之黃茂思文之詩曰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我來牟帝命率育是詩也可為祠記矣祠經始於己亥季秋越庚子伯冬考成其土木瓴甌礫石凡若干董理入貲姓名別存於石此不書

重修節孝祠碑記

知州 李維謙

州之有節孝祠也由來久矣歲癸卯余下車之初循例致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三二 五百二十

祭瞻仰間見其棟宇將頽因念此地學宮祠廟以次從新不應於節烈幽魂棲止在斯獨令其不蔽風雨也遂懸示招之冀州人集腋成裘耳乃有陳生振家者慨然輸金獨修余嘉其意之誠遂可其請其明年春余禮致館師於瀛山書院諸生徒循次來謁有年少而翩翩者進叩之即獨修節孝祠之陳生是也詢其家世自乃祖名豐者以孝廉仕終安福廣文生父亦早世惟母胡氏謹身課子有古賢女紡績遺風夫少年習氣未承祖硯不讀父書往往以積累之餘貲恣豪華之靡費至於損其志益其過不一而足矣以視陳生傾囊以應義舉者其度量相越為何如耶祠之建始於乾隆癸卯冬十月竣事於甲辰秋八月凡鳩工度木蓋瓦給磚無不完善虛其中以容拜奠閱其外以壯

觀瞻高其牆垣覩其門闥雖近市肆而囂塵自遠氣象較前此殊矣陳生之母有清操他日俎豆其間固分內事然而陳生非豫為親地也是不可不特為表之使後人知祠所由成且以昭樂善之本志也於是乎書

普育二堂記

知州張耀曾

昔聖王之仁天下也不覆胎不殺卵數罟不漁雖物類至微亦必長養以遂其生而況於人乎若鰥寡孤獨為天下之窮民無告所謂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伊古及今帝王之布德行政皆莫外於此康熙五十四年

詔天下郡國行育嬰之政海內無不欽承至普濟堂養老之舉倡自輦轂漸被海內大江以南如浙江之武林江西之豫章皆踵而行之無少緩第各屬邑中僅有育嬰未立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三三 四百八五

普濟者比比而然惟寧州則并育嬰堂亦未建設雍正二年

詔直省督撫轉勅有司廣為勸導循例舉行普濟育嬰如京師仰見

聖

宸衷好生之德巍巍蕩蕩使幼者有所長者得所終而勞獨疲癯者之得所養也寧州數十年來凡官斯土者遷移不常力有所不及時有所未暇也耀曾於雍正十年調任分寧銳意圖新漸次整理因思州境咽喉三楚犬牙十縣閩粵吳楚之民輻輳繹絡於其間為郡西衝要之區民之尪羸而疲困凍餒而瑣尾者時多有之耀曾忝為司牧敢效秦人視越人哉於是擇基於老道前得地一區構為普濟育嬰二堂每堂各三層每層各三間二堂並列各自為

門復於普濟堂後旁開一門中隔重垣以處老婦庖溷器具有舍男婦出入有別經始於甲寅之七月落成於是年之十月材木斃瓦工師夫役之資計白金二百兩有奇悉捐養廉惟思居處雖有寧宇贍養尚無資產復倡募紳士之好義者得一百二十金創置腴田三十二畝約畧經營各堂可活七八人尚有待置之價未收之銀以俟將來陸續增補所有日給之米薪鹽菜出入數目之制乳媪堂主催募食物之資疾病醫藥之必需收養年歲之定限現今權宜通變他日經理久遠之處一一具牒酌定規條取裁於上臺榜示二堂之側庶老者疾者得所倚幼者得所恃以仰副

聖朝痾瘵胞與之量惠鮮懷保之恩臻斯民於仁壽者茲已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三四 四百九十

麤立其規若夫踵事增華以俟賢大夫洎好義之士繼此而成之耳是為記

重修城垣記

知州周澍兩亭

州境為春秋艾地在江右州縣得名最古城垣之建於傳莫攷據州郡志唐貞元十六年分武寧西鄙八鄉於常州亥市置分寧縣說者以常州亥市即今州城地然則就州城言由唐貞元迄今千有餘歲不可謂非古矣志乘於歷代城工亦畧可稽自前明中季後入

本朝則記載備詳興修舉廢可攷而知也今城自康熙五十五年圯於水時奉檄議修照武寧例減裁俸工歷五載而工告竣自時厥後歲有修繕即歲有湮塌又閱數十年而城之就傾者尤甚誠以久安長治重門之柝無警官與民

習焉相安而不覺嘉慶三年八月教匪潛自楚入州境雖旋就撲滅乃一日間倉卒非常自午及酉告警者三城中婦稚襁負逸出者官不能禁則以其時西北兩門傾圮過半無以為守禦計而民志弗定又何怪其然哉今又復二十餘年矣前之官於茲者寧不以城工之役商之吾民民之身受其警者寧不以城工之興望於其上無如官有久暫歲有豐歉議垂成而中止者且不止至再焉嘉慶丁丑七月予奉

命來牧茲土循例閱視城垣見傾者圮者鼓裂者何止過半喟然曰此豈

朝廷慎固封守申畫郊圻之意乎乃於接見士紳時首以茲事商僉曰誠急務也願示章程以效指臂於是尅期紛來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三五 五百一十

咸集於學宮之明倫堂爰咨爰謀莫不輸忱踴躍予顧而喜甚曰此地方百年之利而實諸君衆志之成有以致之也即諏吉興工伐石於山責埴於陶取灰於冶徵匠於肆方謀野則獲之時而即有雉堞憑陵之望急公慕義良足嘉焉舊城自前明萬歷三年易土而石周圍形勝計十二里今基址廣長悉仍舊制惟城甕門樓堞堞庫隘單薄茲加高增廣一律更新南門則與州頭門相值方萬歷營建時即移置上首百餘步康熙間復改下數十武而形冢者言河流向背今昔異宜今門徙下復上衆議僉同乃改還其舊城北秀水門水門也舊門樓亦可登眺年久就湮惟存水竇今門闔欄檻雅與鳳巘佳秀相吐納嘻偉矣向非襄事得人矢公清竭智力則予雖銳意始謀徐以圖終即

不至虛願莫酬又安能歲事若斯之速竣工若是之易耶是役也實用出銀壹萬七千有奇並城鄉公捐所入木料磚石若干灰油工資若干另簿條列予於公暇不時會計無冒無濫經始於丁丑十月告成於己卯五月首事城局總理則有學博胡秉銓龔旭分城督責則有職員王三錫周仁安查光懷孫枝芳監生陳璋何欽簡邱芬生員張光旦宣力任勞並樂輸各姓例得登名泐石無遺以諗來者查修城義舉捐銀自數十兩而百而千並得列名上申分別獎勵予於前月具文報竣時將以姓名申聞上臺以憑咨准 部覆循例舉行在事諸君固非干名亦事所宜及也區區之心願與州人士勉之且願與後之官於斯者共勉之庶幾城自唐迄今閱千餘年而不改者更閱

熙朝億萬年而常新矣

初建考棚落成記

州學黃文榮臨川人

國家以歲科兩試取士必由州縣試而上之郡大夫郡大夫再試而達之 督學使者權衡而進退之體制慎重若此而三年九年小成大成攸關然則州縣官師為當事收人材之用今日之扃門童試即他日之興賢能而出使長之入使治之之實效也可不謂重歟府試為學憲案臨之地郡有行臺即為試院若縣試多於廳事之堂而吾州州試則從刺史大堂於儀門內加設柵欄以重關防而諸童之應試者桌檯必先期自備臨場偶值風雨則羣譁而莫禁在諸童既覺太勞在體制亦覺不尊甚非

聖朝作人造士之至意也近年來吾江右屬縣建立考棚者

指而數之過半吾寧應府試者常七百餘人以省垣道遠水陸兩艱多逡巡不赴若州試則幾及千餘人予嘗親與其事目覩情形竊為多士惜之先是州紳士及學中老成輩嘗有創建考棚之議每以經費不給為慮因而中止嘉慶十八年冬諸君子復邀同志諸人集學中明倫堂建言區畫厥有成議因進謁前州刺史俞白其事亟嘉之且為立序勸捐初懷遠一都於州城公事未與捐助至是一體行之悉踴躍從公二十年乙亥購地基於城北門之紫花墩徑三十一丈橫二十三丈四尺周圍方廣一百二十二丈八尺是年三月設局於關帝廟之廊廡間庀材鳩工各鄉捐輸應付恐後時正中大堂及堂後文昌閣同時並舉七月二十五豎柱上樑是日天宇澄霽風清氣爽觀者

咸謂有文明大啟象由是而堂左右之東西號舍階阼下之東西文場閣東西之花廳茶房庖湔儀門外之廩局禮科頭門外之左天衢右雲路院牆內之鼓吹二亭院牆外之照牆一座高廣巍峩俱與堂閣相稱予嘗登閣憑眺見夫鳳山翥翼其後修水環繞其前左挹旌陽右拂鹿源南崖文峯一塔聯羣峯以羅列於几席襟帶間誠一州之鉅麗偉觀也自十八年建議至乙亥興工越戊寅而工始竣是役也費白金一萬七千三百有奇厥功偉矣可不謂好義之盛舉哉方建議之初八鄉及懷遠都俱僉立首事其勞勩並不可泯若乃督局程工總理出入自興工以迄落成勞心有加焉所願後之應試於茲者體

盛朝籲俊儲材之意小試也而大用期之將學為有用之學

文為有用之文則今日之挾三寸不律以應童試者即他日之弄柔翰以射策金門校書天祿則於是舉大有光矣此則予所深望者乎頃以樂助芳名及各鄉首事並總理諸君姓氏勒石以垂久遠咸謂予在學日久終始與知其事欲予有言以開其先不獲以不文辭因為之紀年月日兼以訂相勉之意云

考棚大堂記

知州 曾暉春 霽峯

義寧試院之建始於嘉慶二十年乙亥在鳳凰山麓前此未之有也余庚辰秋啟是邦凡三試士屆期宿院中見山勢鬱蟠據一州形勝之最而且號舍鱗次比櫛密如也亭榭樓閣煥如也大堂規制宏敞屹如廓如也州人士三載成是役而堂則龔明經禧之子學博旭州司馬芳霽昆季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三八 五百

成之夫古者以吏為師自州長黨正而下皆與鄉大夫賓興之典歲時讀灋春秋習射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糾其過惡而戒之親蒞政之所即興賢使能之地習之也勤成之也漸入之也深是以賢才奮興風俗丕變也童試之先以州郡蓋猶倣周官遺意而簿書鞅掌俗吏寡文案牘迫其限疑獄困其心郵傳驛人又膺其責自三年兩試外與諸生升降揖讓於此堂者曾不數數觀則登斯堂也當體古之所以為教與古之所以為學黜華崇實爭自濯磨以成有體有用之才焉固官斯土者之望而亦成是堂與共成試院以成是堂者之望也是為記

重建文峯塔記

萬承風

事有不期復古而適與古合感召如此其神響應如此其

速者此間蓋有天焉非人力之所能為也義寧舊有塔在城東南隅今稱塔下巷是也殘磚敗礫者老有及見之者州人士議重修屢矣卒不果嘉慶辛酉學博查淡軒明經胡星垣王月亭諸君子復倡斯舉適承風督學廣東差旋道出章門走書相告余思城隅地卑隘今當更諸壘塹遙度形勢似於南崖旌陽兩間為宜爰復書極力贊成附叅鄙意諸君子得書乃出城闈渡修水而南循諸山脊行攀蘿躡磴詳加尋覽值樵者指曰由此山岡南折而東有地平行可畝許堆壘隱隱猶存盍訪諸亟詣視之誅茅鏟穢果得石基計六方方各一丈一尺四寸徑二丈二尺與喻皓木經所載塔式相符顧志乘失載考證無由既乃從肇域志中得其梗概蓋自唐貞元十五年析武寧八鄉置分

寧於常洲亥市術者曰此地置縣以修江為水以南山為案惜其勢稍偏宜立塔鎮之記曰塔下鳴鐘鼓南山獅子舞殆其地也宋嘉泰間徐公名筠者嘗修復之相去蓋七百餘年矣一旦靈跡宛呈衆共崇信於是鳩工伐石經始於甲子十月十日訖丙寅七月二十六日塔成計高百十尺有竒複檻重欒虹梁藻井莊嚴脩飾凡七層中承以梯拾級至頂每層門各六惟第七層四門共門四十明暗相半備成數也工既竣諸君子以塔之基余實發之屬記其詳以示來者余聞興事莫善於復古而復古尤貴於有徵始承風謂塔之宜於修水南也特臆度耳非夙習夫形家者言閒嘗推步而有獲於心也抑非得自故老傳聞而轉述以採納也一念之觸若冥冥中有啟之者因以質之諸

君子諸君子廣思集益不鄙芻蕘相與披荆闢萊使千百
年湮淪遺跡忽呈露於山涯墟莽間考諸古籍而不謬度
之山川而咸宜豈非天鑿其憫地効其靈令寧之人生乎
百世之下奮乎百世之上而耳目風聲為之一新耶不然
何感召之神響應之速如其不爽耶向者城隅片壤碩
果徒存尚往復低徊而不能已今隆隆然七級支提巍峩
截嶧聳峙於修江之南不期復古而適與古合是皆由諸
君子和氣周孚潛臻靈貺故甫及期年而克觀厥成也承
風何力之有焉抑又聞諸君子於塔下構屋數十楹為義
學吾知遊其中者必能爭自卓立置身青雲之上仰企先
型思軼元明而追唐宋則是舉也所以振作人才培植文
運者夫豈偶然哉木石之費出納之司董率之勤另石識
之承風遠宦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四十五百四十五

京師不獲與諸君子考成然輝映後先倬漢章天記斯塔也
能無觀人文而興化成之思耶

秦鄉天馬塔記

州舉人陝西
山陽縣知縣余芬桂巖

文塔之建所以裨補地脉而振興人文人之卓犖為傑皆
地之毓秀鍾靈也唐楊筠松有捍門華表之說後人倣之
以作塔或弼於巖宮或輔於水口類多應而有徵分寧秦
平鄉居七鄉之下游天馬負印山下里許有孫灘秦鄉東
北之界極於是修江衆流之波滙於是斯固八鄉之水口
也山形漸平地勢轉卑識者謂宜建塔以鎮之為砥柱可
以障川而迴瀾為文峯可以謝華而啟秀捍門華表之法
於斯為宜由是相度形勢得灘尾一山突出江濱昂首回

向有似待人培植者遂定議肇基於此爰集議費按糧額石歛白金五錢異鄉寄籍寄居者不與會計得金七百有奇不繼而樂施之士起歡騰勇從若斯舉不可缺畧者自二三四兩遞增至二三百積筭幾及三千首事諸君愈加踴躍設局總理者則有余碧秋鄒塔綠余景茂傅星白劉載崙勸輸分理者則有余若水循初亮明宏仁慶孚虞廷宴西懷書韓灼遠顯周尹申陳習六心水步雲根石繼雄曾慶雲傅敬止功似計日可就因歲儉少遲而一都內之洋湖陳曾蘇董穆半山上坪塲上之余陳暨八都內之角頭山口循水至港口各遞皆未襄斯舉是役也起工於嘉慶八年迄一載餘竣事塔圍圓周三丈六尺高七層計十一丈墻厚五尺費金三千有奇基近天馬山以天馬名之而

議學之謀旋踵事而增新焉故記其緣起以觀地靈人傑之後效

文崇塔記

邑舉人 陳惠侯 兩虹

丁亥冬杪余自瀏陽旋里過泚溪見山秀川迴林木葱鬱原田每每衡宇相望知為樂土詢之則時氏自宋居此地已數十傳矣心竊儀之維時得過訪時氏諸君子相與永朝永夕每念及不忘也今秋復晤應試諸君於江城客邸遂以文崇塔成屬余為文記之且曰術者言吾地居址形勢山水環繞惟水口頗平行宜建塔以補之故有是舉余聞之曰巍然立於一方而翕然成於衆志義舉也亦美舉也夫窳堵坡之建起自釋氏然攷豫章龍華七級屹立江心為省會文峯其遺址與北郭龍沙對而凡通都大邑類

皆有浮屠以萃山川之秀氣即以作一方之文峯者其由來久矣州城在宋明時亦有鎮寧塔邑人近屢議興復而未果今時氏諸君倡修於澣口兩閱寒暑而告成功其速於歲事如是觀被嘉名以文崇蓋仰體

聖朝右文重道之意知諸君子必以培植子弟養德育才為汲汲而勵志進取者皆將薰陶於塾發軔於庠翩翩然染翰金馬石渠間橫渠張子所謂子孫才族將大者可於斯塔卜之然則匪直塔之崇而文實崇焉不洵乎義舉而兼美舉也哉塔建於來福庵之右高七級計費白鏹壹千有奇經始以嘉慶二年丁巳秋七月於己未仲冬落成倡之董之者文師衡三京遠為質伯清東白東曉達士諸君子並書之以示後來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四三 四百九十五

重修省倉碑記 徐永齡

修江為洪都之西屏在昔治平殷富建置悉有良規自兵燹凋瘵後曩日之創造皆鞠為茂草修而復之豈不難哉余以甲辰冬奉

命來寧哀鴻嗷嗷目擊心悲方懼撫綏之無術又曷敢以興廢為己任越明年春 文廟圯甚博士暨諸弟子員告余以補培之計余念人傑鍾於地靈地靈則人傑蔚起廟貌如此安望其蔚起耶是廢之不可不興也乃捐貲首倡鳩材募工改舊觀而新之事甫竣見經里僉運困憊萬狀哀泣不欲生詢其故僉曰僉運經役之職敢不惟命但途苦於遠漕苦於免免苦於軍而操艇江干更苦於淹候此所以有身命莫保之虞也因集耆里老於公廨疊議之靡

不曰欲為此一方請命則復官解建省倉為亟耳再詰之知徵解在官由來舊矣其倉之建於省也始創於南粵陳侯錫九繼拓於東魯張侯仲平厥後多故修葺為艱倉廢矣而官解亦因之以廢余念寧民之輸此漕也脂膏已竭復坐視運免之苦如此其極豈為民父母之心哉是廢之不能興益重撫字之無術也因具實上聞幸邀許可於是率衿耆擇水次之便於軍免者於章江舊址而修築之相其基之廣長度其力之繁簡經營布置面江為樓背街為堂左右為倉庾周圍崇垣故步無遺期在久遠匪徒為旦夕計爰與同官鄭君孟章遴衿耆之歷練者督其工更得會城之寄籍寧土者趨其事未半載告成矣維時經役樂省倉之成也較諸生樂泮宮之成為尤甚蓋省倉建而艘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四

四百九十

無守候之累官解復而民無交兌之繁昔之相因而廢者今且相因而舉行之余曷敢以此興復為已之撫綏乎又曷敢以司牧之責所興者僅此省倉而所當復者僅此官解乎然視未復未興之先深知民隱憂心如焚茲亦得藉手以少慰矣自茲以往有能修廢舉墜踵事增華實有望於異日之司寧者敢僭筆而為之記

京師會館記

萬承風

江西距

京師三千餘里大比賓興公車踵至無棲息地則旅處之嗟所不免矣故各郡邑皆有會館閱閱相望賓至如歸多幾數十區而寧州獨無蓋寧於

國初時科名不甚顯士亦罕來

輦下來者亦如晨星之落落然即思有以謀立館舍計長久終阻於力之所不逮是以歷百有三十餘年而此舉卒缺如也余庠子下第與余桂巖表念圃榮魯嶠余仞山胡乙燈諸君子同留

京師因謀創建適同知陳曙軒知縣王穢堂需次都門慨然各出白金若干以為倡爰於正陽門之東市民居十數椽擇其就圯者撤材而新之為屋二重各四間東西廂二間各翼以小室土木之費計六百金有奇以是年秋與諸君子落成而居焉越歲辛丑余與魯嶠同舉進士桂巖念圃胡此園均以一等出知縣事論者咸以是舉為轉移風氣之漸而江西之人由是皆知有所謂寧州會館者余既忝官於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四四 四百九十九

朝歲時修葺責無可諉館東偏舊有隙地一段爰於癸丑之春糾集公捐貲添造門面房三間遊廊二間馬棚一間舊館並加飾焉計費共二百金有奇是館也成甫十數年科第之盛非復前此百三十餘年矣蓋自辛丑以後庚戌癸丑二陳公鶴鳴世章相繼捷南宮乙卯兵部試李公崑又以二甲選羽林衛卜吉允臧有明徵矣將來州人士之爭名於是者鵲起蟬聯師師濟濟自無難倍蓰於今日余能無厚望乎哉惟是規模小就經費無多擴鴻基而謀遠圖又不得不俟諸後來君子焉茲特叙其創始之由而為之記

五修郭城偃虹橋記

知州宋調元 理堂

熊氏自晉以來稱豫章四姓之一其衣冠文物之盛纍纍

如貫珠非其積累所至烏能顯榮烜赫於千有餘歲之後
如是哉分寧熊氏宋時遷居於奉鄉之郭城世稱望族郭
城之水源自新吳百丈山界逕黃沙港沿柘瀆二溪滙流
於郭城東嶺之下鞞鞞澎湃涉者病之嘉定五年江夏判
熊公俊又解組歸始建橋以通往來元末燬於兵明景泰
三年又八世孫澄繼起而修之上架平梁下壘石砦四構
覆橋亭十八間後復燬正德丙子重文重富重嵩邦憲協
力倡修仍舊規增鎮塔三座因木梁不能垂久又圯於萬
歷之季天啟甲子鳳竹兩洲從而續修悉甃以石砥平堅
實勝於昔時沿及乾隆二十七年百有餘歲橋漸崩潰熊
氏之裔有高蕃受千墨池于邁蘊壁等合志同心大集工
匠闢三甕四墩增護石欄七十八堵疊坡四十八級營造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四五

五百二十五

鎮塔四橋高可四丈袤二十丈廣二丈屹立雄偉水影山
光宛然如長虹之偃仰故名曰偃虹取象而徵實也嗟夫
古今運會有盛衰升降之殊熊氏之賢獨能承先啟後繼
志述事若珠聯繩貫橋其小焉者也而崇隆傑特猶能炫
人心目况其履詩書之澤襲簪黻之榮有不廸惟前人之
光者乎然非前人之積累有餘子若孫又安能勿替引之
耶賢哉熊氏洵不愧為豫章之盛族矣

寶善橋記

徐肇基

去州治西二十里地名杭口為蜀楚水陸通衢舊有石橋
創於宋右丞相章杭山明宏治間僧學文明德募捐重修
國朝乾隆二十二年為橫流衝圯每春漲時商民往來阻滯
計舉行費甚鉅里民難之陳君宓慨然獨任其事命其子

笏經理之歷三載乃成視舊制高其半以杜冲刷之患誠善舉也陳君父諱昌言原任峽江縣廣文好善多義舉觀此則陳君可謂世寶其善矣因易橋名曰寶善以表陳氏累世樂善之誠俾勒之石

銅鼓石重修永寧石橋記

知州賀維錦 撰 芸

周禮夏官司險掌九州之圖以周知山林川澤之阻而達其道路達者通之謂也通乎山林以車馬通乎川澤以橋梁其大較也按爾雅梁莫大於渚梁郭璞註梁即橋也秦以前以木漢以後以石雅詩造舟為梁無論已秦都咸陽渭水貫都造渭橋及橫橋便橋並跨渭以木為梁迨漢灞橋以石作梁橋之用石於是乎昉則石橋之設顧不重哉義寧為古豫章一大西臂西南銅鼓石尤為險要錦不佞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四六 五百二十五

牧是邦已四年矣是邦事劇地寬山幽路窄束馬懸車幾無乎不逮銅鼓距州治百五十里而遙年來憶曾五至見夫山澤津梁塞者闢之廢者舉之豐碑巔屨所在多有詢之士人僉曰某良士某良士所修葺而振興者也不佞憑軾低徊拂拭者久之今歲閏五月望後六日不佞因查閱水道公趨銅鼓有衣冠數輩祇迎郭外者閱手版知為武生周嵩國學溫拱宸帥廷超黃寶樹武生盧定魁國學陳際昌盧煜辰里民何湯麟帥匡安等諸君甫下車即正立拱手曰大夫為水來乎是水也發源大瀉歷西湖過官坡東會青草嶺出河塘入溫湯合流抵銅鼓石一廛兩市間往來日凡千百輩奔騰浩瀚非橋不為功且乘橋安古誌之矣前途巍然在望者固不日成功之永寧橋也願大夫

策駟馬高車留題此柱俾垂不朽言訖隨行不數十武如虹梁之亘天半其式也如魚鱗之相比次其密也如輕如軒如飛如舞則繚以欄垣五色狻猊之絢爛奪目也不佞一再低徊不能去者又久之夫人之立心行事莫難乎堅且銳耳苟意堅力銳譬諸水然岷源起濫觴泛泛之江達五湖卒朝宗於海趨事赴功亦猶是也攷是橋肇始雍正甲寅年間舊志亦未及詳載惟聞是役也諸紳者不惜工不吝財白水明心既堅且銳未及三年費白金六千餘用成義舉計五礮三碧長壹十六丈四尺廣一丈五尺四寸高三丈五尺零洵乎

聖天子以義嘉美於是州之為名實相賓也從此而寧人寧國永永無極不特為一州倡且為江南西道倡化險為平俗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四七

五百二十

敦古處炳焉與三代同風詐不倖歟抑聞之徒枉輿梁為王道之一實司民牧者之責也錦不佞不能創始幸觀厥成彌滋愧矣所有倡捐職官階級暨共勸州人士姓氏例得附書碑陰不復贅云時嘉慶十三年戊辰夏六月上澣

濟美橋記

周澍

昔子產聽鄭政以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誠以其心餘於惠而事不足以濟也夫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豈必有行政之權而始有濟人之事耶嘉慶丁丑秋七月余捧檄來分寧適有事於武鄉道經黃荆洲陂坑大河之間有橋焉巍然坦然行者絡繹因思洲浹當州地孔道日度千屨脫無橋其病涉不下溱洧即百乘輿亦未克人人而濟之矣詢之都人士知橋為賴氏創而未知

其詳亦僅心焉識之耳戊寅冬賴生錫疇來謁余自言其
先世自閩遷寧卜居洲上其大父程山翁目擊病涉惻然
動心初支以木復潰於水繼為石墩五擬修石梁有志而
未逮生父兄弟等勉力繼志落成於嘉慶辛酉年喜此舉
良足嘉矣是非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耶抑豈必有行
政之權而始有濟人之事耶夫表善以振淳風有司事也
爰名其橋曰濟美而紀其事於右

重修寧遠橋記

州同 范玉琳 潤齋

銅鼓石溫泉之下游為雙港口合流而滙於寧遠橋其源
自鐵爐峯左通瀏邑右達平江稱吳楚之要津舊有石橋
曰寧遠往來行人如履坦途其創始在乾隆二十二年倡
修者有周述三吳斯及楊祥麟諸君子共成斯美數十年

來春夏泛漲兩岸漸頽又賴里中諸君次第葺補嘉慶二
十二年橋復漸圯廣募得千餘金鳩工甃石經始於夏告
竣於冬而橋巍然以立波濤之洶湧不得而衝擊也行李
之往來不至於病涉也非風俗之淳美人情之慷慨曷克
臻此况諸君以寧靜致遠之才敬恭於桑梓仁惠於鄉里
其所以薰德善良者又豈獨斯橋之舉也哉

新修景雲橋記

周 澍

景雲橋者州治西南奉仙鄉百二十里曰觀溪州司馬張
君雲亭獨力鼎新之者也觀溪之水源自祥雲山折白水
洞飛瀑懸練淵渟於麻源右達於觀溪道嶺之足衢通吳
楚瑞袁新吳之界尤密邇日往來如織春夏漲湧涉溪者
時多漂溺雲亭怒焉傷之曰吾聞以財粟濟人暫而難周

以橋梁濟人久而能溥觀溪通津也人卒病涉吾何忍哉於是毅然買山伐石經營方始未幾而疾作泊彌留猶諄諄以橋事未成為憾逾年其子英偉麟泰俊孫承翰承烈等遵遺命召工匠製輓轆羅沙剔泥截溪岸水鑿之空空下窮五丈得底石排魚鱗以磨礪錯犬牙以疊甃規圓矩方屹然山立其工始於嘉慶二十二年春至二十四年告厥成高三丈有咫袤十五丈有奇廣一丈六尺闢橋門者六碧玉潺潺長虹宛宛何其壯且麗哉費白金三千八百餘兩雖諸嗣君不吝費不辭瘁怡怡然同心協力皆雲亭指畫形勢有以開其先也君諱鳳翔字景茂別字雲亭遂取表德以名橋橋成而張君之志既矣張君之名且不朽矣戊寅春余因公至湖山見舊相識君之子泰述其先人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四九 四百九十

修橋顛末丐為文夫揚善行勵風俗吾職也遂退而為之記

修毛竹山路記

南昌楊 煒 星園 知府

嘉慶四年秋余奉檄攝寧州篆馳驛視事由奉新抵州之東南界道過毛竹山見其層巒疊嶂上為懸崖下為深谷羊腸鳥道一綫相通古之所謂捫參歷井百步九折當不是過未嘗不心焉識之既而披閱分寧舊志稱此山向來路塞宋治平間里人余顛始開山鑿石以便行旅至今賴之歲月積久滄桑變更碍道之荆榛多有未除累碁之磴确不免壅阻往來行人每有足將進而趨趨者此亦守土者之責也今年春恭逢

朝廷特頒

恩詔內開橋梁道路以時修整是行旅之艱辛上厯

宸衷之惻憫况寧地山徑偏仄毛竹一山尤入省通衢敢不
亟加修治乎適有貢生龔禧慨然捐貲自任由山下店直
抵奉邑界計程數十里鳩工伐石險者夷之傾者補之隘
者寬之遂使履道坦坦如砥如矢向之視為崎嶇者今且
不啻康莊矣是役也需費至繁為功亦甚鉅事既竣同鄉
紳士里民等咸嘉其好義呈請給文勒石以垂不朽余心
竊喜之是宜與有宋時余君後先繼美矣且聞龔生素行
樂善前此重建學宮曾經協倡嗣復捐修大灣山驛路十
里里黨相與傳頌而嘉美之茲以數十里蠶叢山徑一人
獨肩其鉅曾不踰月攘剔而坦平之此非直足以為此邦
之慕義急公者勸亦庶幾於我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五十

五百二十

國家之大化旁流有裨益焉廼叙其顛末而為之記

義塚記

劉顯祖

去州治一里許為金華庵有山峩然竒峯削出蒼翠嶙峋
陳君玉亭先世邱隴在焉其山左岫有地一片廣袤計若
千丈亦為先生之世業歲庚戌予與諸庠友偶為北郭遊
見沿城一帶積屍不下十數棺有新厝者有舊停者有棺
毀而骨出者因思我

國家湛恩汪濊澤及枯骨而山野荒郊猶積朽若此嗚呼憐
憐白骨暴露於苦雨淒風是誰之過與余輩雖掩骼有心
苦埋齒無地因歸而謀諸先生先生不禁躍然願以祖山
旁壤為叢塚地而諸友始得藉以成其義或棺而斂或槥
而收隨其骨之完毀而各為經理不一月間暴於野者皆

得以藏於山焉夫陳氏先世有隱君子諱郇者修學校賑窮黎曾市北郭之地為義塚用以安旅魄而免暴棲都憲南山為之紀其義炳載州乘迄今塚且滿而先生獨力鼎建學宮既無愧於先德復慨然為義塚之施地益加擴土益加爽詩曰以似以續續古之人非先生之謂歟余恐其久而事或湮將無以為來者勸歲乙卯方應房考聘寓豫章之東湖偶憶其事而筆之維時樂義施山輸資首倡者則明經王亭諱昌言募捐瘞旅者則文學陳子在左諱嘉淇徐子后武諱建烈椽考徐聘三諱鎮國備塋具收骸骨者則文學陳子后英諱懋彰其會計工費督役封土則諸人姓名未能悉書焉

惠疾堂記

賀維錦

周禮地官大司徒職以保息六養萬民五曰寬疾又小司徒職辨其貴賤老幼廢疾而鄉師之職更以歲時巡國及野調萬民之難厄以王命施惠古王者君民一體子惠困窮故於一官之中三致意焉典至隆責匪輕也而行之於士大夫為尤難學博查君淡軒經明行修州之誠樸君子也歲丁卯長夏憫梓桑山鄉遼濶顛連無告者衆普濟諸院又限於額爰另構一區於城北紫花墩之西隅並捐腴田六十三畝零計租百二十餘石顏曰惠疾堂有功而不自德泊如也居有間邦之紳耆余孝廉仞山胡明經星垣等呈請獎勵俾垂永久予維睦婣任卹之風今不古若者比比矣查君獨毅然一身仔肩且再三籲懇無庸上聞臺司殆清畏人知敦行不怠者歟其在甘氏星經有云陰德

二星在尚書西主天下綱紀陰德遺周給惠賑財之事士大夫矜不成人即可上應列宿宜查君之長享大年康強逢吉以壽星而輝映乎陰德二星也從此疲癯殘疾靡不得所傳之奕禩如漢何比干之手活數千人天錫符策子若孫印綬纍纍家之光亦

國之慶也書洛誥篇曰惠篤叙母有邁自疾真查君命名之謂矣用謹書之以為一州之汲古通經種德不倦者勸時嘉慶戊辰正月立春前一日撰

活水園記

翰林熊為霖 編修 鶴橋

戊辰秋遊西安凡三閱月於燕莽寄賓竹於劔山寄留雪於白亭寄南岫山房地皆雅麗得名構以傳最後入郭城訪宗子雪硯墨顛月舫楓麓昆季下榻活水園相得歡甚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五二 五百二十五

日以詩酒豪倡酬稍暇述其先君子締園之始及續葺渲染一一具悉因嘆梓澤蘭亭今復安在文章之外盡歸烟莽耳敢屬筆傳此區請甚力予重感其意為泚筆記之園踞楓山麓勢稍衍面天馬峯壁立如控勒八垣繞絕嶂削芙蓉萬樹不可詳記園方廣里許規其中為堂堂皇皇然南向許刺史樵香額以墨香書屋琴劍竹策羅列錯綜託此弦誦舞嘯足永朝夕庶其右為石牕古色嵌剝滿几栽雲根磊雪刮鍊不盡其妙啟窓肆覽如坐鬱林舟中隅東南齋曰珍硯蕉白鸚綠玉帶金星遣意殊陸離東北曰蘭寔與居息香氣滌塵霧堂下樹槐柳列蕉如雁翅雜布秋色獨古梅退隱牆麓若不欲與人近闢其藂得半廬一几一牀風雨泠泠宜卧聽堂陰敞四楹為水榭北向洗畫池

池徑三文橫如之每星漢沉芒雲翳蕩碧與水光沄沄粼粼作筆意故曰洗畫岸西矗倒影閣綺疎洞達俯瞰水中紅檣歷歷作珊瑚光北折入步屨曲盤蓮沼沼本與地通劃以墻雪色作亞字可望不可即沼繁菡萏植盈盈香宜風靜宜露溫潤宜曉旭沼中泐半月宜照埴塹聲折為葯畦側鬱桐陰宜秋聲臨沼出露臺甃以石不甍不柱坐列石鼓月下手譚甚適再上亭翠翠白愛蓮實學古先生手蹟洞南北向於前窺沼於後展得月得月亦池也於月塢最近亭左跨水為窈廊與鑑泉精舍接精舍當古巘下以密折得勢於堂榭池閣獨別環蔭竹樹珊珊時曼玉巘上薜荔蘚華皴綠疎陰敷日影金色盡碎亭右徑入翠圃豁目能葱蒨圃達月塢月塢者虛其中可八尺出圭竇植桂

粉色琉璃瑩淨不可滓道與精舍通山有飛泉入巖作瀑布噴薄落銀河唾激珠屑經聽瀑亭側引注下得月而蓮沼而洗畫瀲灩循四除波詭帶折靡不如其意之所之又亭泓灑靚瀉映荇藻送游鱗為容與不可範圍出溪口漚偃虹橋下日汨汨不少舍而斯園之名以成嗚呼雅矣西安富山水得其峭拔滌涸稍加編綴輒成名勝惜畸士力不足以副願而擁大貲者又蠅營田宅計日益十斛租即神臯奧區土苴置之山水亦復抑塞賁格不得一吐其靈竒故傳者絕少雪研昆季以雅人好事於意巧出天匠力闢此園并恐其不傳神獨遠也必詳書以繪之不厭鞿轄庶百千年後知雪研昆季有此園余亦不負此遨遊也十一月十日記

曲水園記

州學 黃文榮 對華

昔蘭亭曲水王逸少引以流觴武夷九曲朱晦庵游以櫂歌二君子本知水仁山之襟懷探竒境於幽深靜遠所謂觀水有術必觀其瀾者意在斯乎環寧之水稱九十九曲曰修水西源於幕阜南源於大瀉大瀉水徑銅鼓營會溫泉合定江皆滌洄百折流波屈曲叅軍盧傳字秀麟號省軒者居其間愛而竒之遂名其園曰曲水園園據石門之勝山環水抱突削兩石高二丈許巽然闢一洞門泉涓涓四出左右陂陀倚伏飛湍噴玉屑欹岸石趾屹齧增修兩壁壘剝之削之以板平覆之構山房於其上敬業山房也月榭雲廊天然布巧聚古書數千卷可弦可誦如福地瑯環復引泉流瑟瑟鑿方池於堂檐之下縱游魚潏浪悠然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五四

五百四十五

有濠濮間想池中架石為梁列植烏盆花卉如錦疊屏風迤西接兩廊廡奕然臨以高閣文昌閣也楠刻楹丹四面洞達窓櫺晃朗懸晉唐名流古墨如碧紗籠月中祀文昌像隱几焚香時有羣鶴縹緲翔五色雲中閣東數十武逼石門下得石龜昂首引領文甲生動如有所矚折北敞地十笏聞濤聲滾滾怪石嶙峋得松亭龍鱗斑剝張鬚髯如虎賁狀下俯深澗刻圓塘以束之如滿月雲影星光玲瓏玉鑑於是再接階溜之活水旋繞於閣前而灌輸於八角荷池香風往來花光蕩漾中忽得石獅毛紋毯磨牙怒目欲搏象然俄而琅玕戛玉拔晴嵐而上青霄者竹徑也廣文繆蓮水曾綴文鏡記於壁大宗伯萬文恪公贈聯云有水有山真栗里半村半郭恍桃源噫是園也標竒於石

門領異於曲水使王逸少朱晦菴見之必相與臨池潑墨
流觴載詠以察鳶飛魚躍之機恍悟萬化同原而其樂豈
易量哉今盧氏昆季風流蘊藉皆以明經顯子弟亦復恂
恂儒雅講貫服習於其中暇則登山臨水弄月吟風超然
有童冠歸詠之趣宜其發為文章含綿邈則如明珠之穿
蟻九曲吐滂沛則如黃河之千里一曲他日有能化南溟
奮天池即謂斯園曲水藉為江山之助可也以視四明狂
客斷斷抱澗湖一曲艷談千古者其亦遠矣余遊斯園髣
髴聞水仙一操渺然怡情也遂為記之

銅爵瓦硯記

萬承風

銅爵臺瓦硯真者絕少好事者往往以澄泥仿為之予官
京師與水部閻紫岩比屋居獲觀其所藏瓦硯乃吾鄉山谷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五五

五百三十

先生舊物也色青隸古肉厚平瑩迥異近時贗作因從紫
岩求得之瓦長八寸背有隱起建安十五年造六隸字上
狹下豐中缺琴樣剜其腹為池兩旁刻銘詞為籀文第二
行首損一字池之下有小篆跋中三行漫滅不可識核與
先生集中所載互有異同考先生是硯東坡嘗為之銘容
齋續筆亦紀之第所云瓦之大幾三尺視今為不符或容
齋當日未嘗親見抑或瓦本大為硯時斲而小之未可知
也且集云分寧王文叔此則云艾城艾城者寧迤西地即
古艾子國遺址也先生與文叔同為分寧人自應各指其
所居之地而言不當以分寧專屬文叔而復以雙井自別
也審矣又集云洛川守此則云洛州守按洛州即今直隸
廣平府南界臨漳實與古鄴都接壤若洛川則屬陝西之

延安相距二千餘里而邑令更不得稱守蓋集經後人編輯傳寫或訛而硯則當日饒勒獨存其真若偽造者但知據集書耳何異同若是耶嗟夫由今日以溯元祐幾七百年由元祐以溯建安又幾千年吾不知其未為硯之先方沈伏於千仞之淵而何以卒出也及其既為硯之後自山谷已往為之主者又歷幾姓也時移世易兵火相仍物之湮沒磨滅委棄於山涯墟莽之中者何可勝道而此硯獨流傳人間綿延不失以迄於今夫豈偶然也哉况予生山谷之鄉讀其書猶想見其人一旦得親其手澤摩挲而濡染之欣幸更何如也故述其得此之由與夫跋言之與集同異者而為文以記之

跋銅爵瓦硯後

譚尚忠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五六

五百二十

有物數百年前人器之更數百年為鄉先哲之所手而摩焉無端遇之考據而信之自信其信以告其朋友信之樂可知也銅爵瓦硯余向有其二一大一小狀類古而塊然一物未見可珍頃閱萬和圃檢討所記者銘跋篆隸宛然其為故物無疑和圃不辨之於其質其文而以其書地與山谷集異者考核援據誠卓識也珍而貴之不亦宜乎顧硯一物也硯而瓦物則微矣而獨於銅爵臺瓦異之硯其以銅爵瓦重耶且夫臺空瓦落而後烟霏草蔓為臺惜者有之未聞有因銅爵而為瓦惜者然其質淨其體堅因而硯之於是得與文物並此不特視沉埋荒草時光采頓殊即較之鱗立臺上亦特標清異也又况經前賢之品題使飄然一瓦聲價百倍物之質體可不具歟抑又思之銅爵

臺之瓦不知凡幾千百也銅爵瓦之硯亦不知凡幾千百也獨此瓦者前數百年有硯之者為山谷所拂拭後數百年為和圃所寶貴迄於今相依中秘與此瓦硯之獲親締几者同珍其他或安林藪而與世無聞者不可紀數非其質體之不具抑亦其所遇之時與人有幸不幸耶嗟乎物猶如此他何如也讀鴻記書此以質之和圃太史

遊清水巖記

邑舉人 胡濬源 乙燈

山谷詩云嘗聞清水巖知山谷先未曾遊也又曰清水巖泉好知游亦不以身嘗險未曾窮搜其竒也大抵昔之游者多不肯搜其竒其搜之者又惟怖瞑默藉火僭過出即不及一一記憶故其竒不傳山谷跋元聖庚記跋傳而記不傳可惜也嘉慶十七年子月八日子以議州乘在城因

念及之時陳壻重昭好事遂買舟並肩輿邀二三友偕往焉初抵其邛遙矚四山嶙峋玲瓏疑巖在是及逼近乃宮羣山中陂陀環合別小徑漸即寺門東西列闕如太湖儼山然循徑入寺少憩西偏精舍啟旁扉下圃場則呀然大巖矣大洞門圓潤如都省城闔門上倒懸檠戟門內千人廣坐志稱岩前巨石者實在巖中也中正北結菩薩蓮臺臺崇袤五尺上作神龕臺背有雙泉洞北溪水流入此伏潛不見相傳出通武寧空灘去中央頂穹窿峻十餘丈仰視如層雲疊濤四周冰筋千條為石筍最中作覆窰突垂大天葩滴露如百斛甕下有承露石罇罇中水名甘露即清水所由名也稍北又有小天葩垂露亦閒有滴左頂白鶴昇天翥騫空際佛手大柑狀類瑤池仙菓芭蕉碧樹宛

然綠天右頂青龍吐沫頭角崢嶸鱗尾隱現左壁石鐘擊
作鐘聲石旗斜插若建麾幢種子仙洞在壁高丈餘口小
如盤俗傳求子者投石中之即驗少上石室秘經樓下有
洞門與昧階折而上至樓樓有石几石硯俗呼山谷讀書
臺者殆欲以人重也右壁石鼓搗作鼓聲鼓後豁右洞門
入小洞門出為南巖高下盤旋十餘丈內有擎天玉柱撐
巖頂俗名將軍柱頂有天牕天門俗名攢柴洞左壁有蟄
龍雙洞洞四達仍出至大巖由大巖左北洞有沙河一道
入雙泉洞門左過海八仙儼在蓬島右雪田一區沙白似
雪收捲華蓋一柄天馬飼槽一具出北洞門右懸崖峭壁
古松垂蘿倒及於溪前逾土山里許下進洞門為北巖即
黥黝絕險寺僧預拾稽稿燃纜炬前引接臂探足至北泉

伏出之所行半里有雪田二區雪山一嶂舉火燭之皆作
鱗紋視大巖之田山尤晶瑩淨潔炁炁有光側懸萬孔窠
房孔孔滴乳名石蜂窠上十餘步高數丈頂懸倒挂金鉤
可以懸燈惜洞中末由投索下左矗五層寶塔門牖飛甍
畢備是處羊腸九曲百十步路極側陂駝甌僧以巾縋而
上右有溪流深黑不測稍失足不知墜底矣進數十步左
垂披肝石色狀若猪肝進百十步壁有菩薩坐蓮菩薩色
練蓮青絳浮出如刻畫高八九尺又進數十步玉礎在左
名石礫又入洞門門楣右吐蓮花蒼淡紅欲開門當中獅
子背印大如黃犍犂尾鋸牙乍見令人懍悚上懸石旗如
風飄颺進十數步頂漏天光一線下陟磴左上豎五層華
蓋半張半捲深縐百摺又入洞門右天隕包瓜一雙俗名

金茄從右轉十數步左玳瑁石以石上中下三擊作三異聲進數十步鰲鯨奮鬚儼挾風濤動盪下數磴從右轉數十步至觀且止石題內有洞門三重必匍匐窺之窅窅直下人不敢入時有石燕飛出撲炬於是羣鳥返已六易炬矣陳垺謂是游也實窮搜其竒屬予記之以遺後游者為賦詩曰

黃廬九華天之勝焦金西湖人巧稱禹穴張洞秘地竒茲巖更屬幽竒并大巖摩谿狀渠渠無楹無桷常噲正周雷如帝透雕鏤懸乳橫庑傑昏瞑隨想成象象萬千動植異態嵌空映三界之外菩薩臺臺納雙泉尾閭證天漿中瀝清泚孟旗鼓鐘簾雜編磬左登石室金檢樓右達南巘擎天徑古來都費幾網屐四顧躊躇饒諷詠出北洞門逾土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五九 五百一十五

山下躡北巖瞰鬼穿重重洞險殊南巘幾人瑟縮愁覷偵窳窳與誰鞭燭龍燒炬煌熒燈可聖須彌古雪積芥中藍田空在曉關賈浮圖阿育舍利藏雲旌羽翼七寶柄菩薩有時坐元宵獅王蟄躡氣猶勁巨鼇翮翮冠石頑龍伯大鈎倒垂定玉版彭觥非夢撞蜂房竅竅丹膏逆何代羨門狼藉餐蓮的浮瓜散果飮鬼斧神工修貝宮落遺柱礎為石矴人在羊腸腸裡行攀緹臨深度危磴如入左腹披肺肝一點天光見真性星星火影紫白英百般彌較外間淨夷險晦明渾不分陸離光怪言難罄地府欲接羊鬚捋大幽幾見蛇身迎一日若通風火輪雖不觀止烏能竟百年已過三之二今日搜竒恣老興人生惜健寧憚險尚當五嶽從禽慶

新修文昌宮先代殿及石牌坊碑記

州署知

鄒山立

松崖

嘉慶六年五月

皇上以 文昌帝君主持文運福國佑民崇正教闢邪說靈蹟最著海內崇奉與 關聖同

特命列入春秋祀典用光文治併諭直省各郡縣 文昌宮別立後殿祀 文昌帝君先代神牌位紅飾金書清漢合璧祭以春秋如制堂哉皇哉郁郁乎文哉稽古先王神道設教以來未有若

熙朝之崇文重道感孚天人如此其大且遠者夫文昌在天為斗魁戴筐六星稱天之六府與天皇會通而明則文命敷於四海在地宅神於梓潼七曲垂經衍教消劫行化以司人間祿命在人為一十七世士夫為九十八化真儒而

義寧州志

卷二十八

藝文記

六十

五百九十

其可信者則惟世所傳詩之張仲孝友今

朝廷崇祀其先代

部議奏無確據渾而名之曰先代之神

蓋以文昌默運三才超乎隱微之中蕩蕩難名而尊先河之義必正名以定從宜之禮道光四年季夏余攝分寧篆展謁 文昌宮由側門入見其宮前無坊門綽楔後無啟元先殿喟然嘆曰文昌以繼明照於四方今乃繚垣堵塞何以暢一州之文運四達而不悖乎亟命敦請縉紳集議增修時有學博龔君旭州司馬芳靄昆仲職員查君光懷藩叅王君三錫惠然來任鼎新之役卜吉於又七月二十五日興工龔君昆仲專建先代啟元殿中立神龕高敞雄峻不丹不華左右垣墉週以陶甃費金若干兩查君王君合建石牌坊一座中闢宮門巍峩軒爽坊內左右翼以廊

榭數楹屏翰以堊墻費金若干兩督工役者則有光懷仲
子大使凌浩閱數月告厥成功於鏢哉虎炳其文豹蔚其
采爛然若雲漢之章天吾當為一州之文運卜其興且為
一州之髦士慶其盛而敷君子同心協力勇義急公吾見
六星之感召七曲之靈應必將桴鼓交聲以介福於無涯
况仰體

聖天子崇本重源之思藉以光昭

帝君先代之令德馨香而俎豆之門戶而通達之昌明贊
化潤色鴻章俾後來者得知崇正闢邪進而講求福國佑
民之術以振興文運斯余之跂望也乎